觀察

第五卷　第六期

專論

政治力量安能穩定物價　嚴仁賡

論物價的局部管制　劉滌源

科學精神與民主態度　楊人楩

歐洲通信

波蘭之行　葉君健

外論選譯

激速轉舵下的美國對日政策　Mark Gayn

觀察通信

濟南之戰（南京通信）　觀察特約記者

閻錫山的生死關頭（西安通信）　觀察特約記者

四川政局的暗潮（成都通信）　觀察特約記者

文藝

逃亡　汪銘

讀者投書

美國進步黨大會旁聽記

留學生匯率問題

發行者：觀察社

地址：上海（北四川路一九七二號內一號）
電話：(02)62432
電報掛號：590027
華北航空版發行所：北平府右街李閣老胡同二號
台灣航空版發行所：台灣台北館前路八十五號

訂閱價目

三個月——平寄：一元八角　掛號：一元九角　航平：二元六角　航掛：二元七角
六個月——平寄：三元六角　掛號：三元八角　航平：五元二角　航掛：五元四角
香港澳門：半年平寄港幣八元・航平港幣十二元
國外：半年美金二元
郵資漲價・酌扣寄刊

觀察合訂本

第一二三四卷上下冊
共計八冊・每冊二元
郵包費：掛號每冊四分・航掛每冊七角

廣告價目

封底套色一百五十元
普通全面一百四十元
半面八十元
⅓面五十五元
¼面四十五元
照碼實收・[illegible]先惠

退稿須郵

平退：附郵二分
掛退：附郵五分
航退：附郵一角
航掛退：附郵一角五
如欲退稿・務請附郵
事後函詢・不易查覆

定戶注意

讀者惠函查詢或更改地址，務請註明定單號碼，否則無從查覆

讀者投書

進步黨大會旁聽記

陶維大

（編者按：陶女士此文寄到時，本期業已全部排好，無法改動，本文有時間性，祇得改在讀者投書欄內刊出。）

美國總統選舉的日子一天一天臨近了，各黨總統候選人都在紛紛忙於競選運動，旅行各州演講。新成立的進步黨候選人華萊士於九月初旬曾深入南方各州。這區域是種族歧視最甚的地方，黑人除受到種種不平等待遇外，常受到三K黨的威脅，許多地方，私刑在戰時一度停頓，現在却又總復活了。廢除種族歧視，黑白平等是進步黨對內政策與口號之一。這點大大激怒了南方人士，因此華萊士在南方幾個城市被羣衆用生雞蛋和蕃茄投擲，在有些城市，官方並禁止他演講，因為華萊士堅持黑人有權利與白人一起聽他演講，而這是違反當地禁止黑白混雜的法律的。無論如何，華萊士仍舊按照他的計劃完成此次旅行。他堅持不投宿不容納黑人的旅館，不到不招待黑人的餐館用飯。在此種情形下，使華萊士原來準備關於繁榮南方經濟的演講稿完全未用。但這個經驗使他更深切的了解這封建與法西斯的習俗與法律是如何的須要及早剷除。

隨着這次艱辛困頓的旅行，進步黨在紐約召集了一次大會。會期原定九月九日，因雨延至十日。十日仍是竟日陰雨，到晚七時餘才告停止。會場在紐約最大的球場 Yankee Stadium，大會於晚八時開幕，六時左右會場附近的公共汽車站及地道車站都已佈滿警察。七時餘人們開始絡繹不絕的到來。是晚到會的有四萬八千人。據說此次門票收入打破美國歷來政治集會的紀錄，約計七萬八千元。

到會的人士大部份是青年，奇怪的是黑人到會的並不很多。開會後最初幾個節目是歌唱，多半是黑人歌曲。最精彩的有著名黑人歌唱家Paul Robeson所唱Ol' Man River 一曲，博得全場熱烈彩聲。接着是三一聖堂牧師 John Howard Melish 致禱詞。此後就有勞工黨（ALP-American Labor Party，按美勞工黨為擁護華萊士者）國會代表及代表候選人數人演講。如 Vito Marcantonio，勞工黨國會代表，大事攻擊紐約市長 William O'Dwyer（按 O'Dwyer 曾反對任杜魯門為民主黨候選人，後見勢不成，乃又贊成杜魯門，而勸華萊士退出競選，以便有利於民主黨之當選。）稱他為假自由主義者。Leo Isacason，新任勞工黨國會代表，則對杜魯門反覆不定的以色列政策加以攻擊。這兩位代表活潑生動的演詞都博得掌聲不少。每逢提到杜魯門，O'Dwyer，非美活動委員會等時，觀衆都報以噓聲。

華萊士出場之前開始向大家捐款。競選運動一向須要大批經費。民主與共和兩黨都很富裕。進步黨則全靠捐款及華萊士演講售票所得。這一晚成績非常良好，有十萬元之多。情況熱烈，使人感動。使人驚訝的是有在場維持秩序的五名警士也捐款相助。大家都鼓掌感謝。有人開玩笑說，此五人也許明日要被市長開除了。（按最近紐約市長曾下令市政府解僱許多勞工黨黨員。）

十一時二十九分華萊士步入場中，聽衆不約而同起立，掌聲連續不能停止，紙花紛飛。直到 Vito Marcontonio 警告大家，如開會超過午夜十二時，須付會場過時費，掌聲才安靜下來。

是晚華萊士的演講並不如其他幾人激烈。他聲調平靜，沉着。主要敘述他的南方旅行，及所嚐受的法西斯滋味。他認為北方有些大資本家大地主，大礦主等在南方握有大企業的應負挑撥對黑人仇視的責任。他特別指出在有些區域，和平的集會也曾順利的舉行。假若人們尊重憲法，尊重基督教義，種族歧視一定可以消滅，進步的南方人士一定可以勝利，此外他申述爭取和平是當前要務。我們須要和平使者而不須要戰爭製造者。最後他說進步黨絕不會像民主黨一樣的欺騙人民，開空頭支票，出賣自己。無論進步黨被加以紅帽子或黑帽子，都不能使他加入共和黨與民主黨的賭博。

此次大會給人的印象是擁護華萊士的人們對他有絕對的熱誠與信仰。全會場氣氛熱烈而嚴肅，每個演講者都能抓住觀衆，使四萬八千人屏息靜聽。據云這是政治集會的空前盛況，民主與共和兩黨從無此種表現。

本年度的選舉華萊士不見得有多少希望。第一，進步黨究係新組成的，第二他的敵對者攻擊他為共黨操縱，使許多人躊躇不前。第三民主，共和兩黨政治力量雄厚，他們用各種方法阻撓進步黨。第四現在距大選只有兩個月，而在全美四十四州內只有十七州承認華萊士為候選人之一。但有一推測可以相信的是他所獲票數將較現在各方估計為多。進步黨的方針與口號代表正義，和平與理想。當前美國國策對內外都捉摸不定，物價日漸高漲，政治日趨反動，戰爭的陰影時時給人威脅。假若下屆總統不能改變國策時，則將驅使更多的人投向進步黨。

九月十五日寄自紐約

留學生匯率的問題

編者先生：上期貴刊所登台灣讀者投書，內中說的幣制改革後的留學生匯率改變問題，這件事不是一兩個人的事，而關係着一千多個留學生的前途學業、政府的威信、和國際方面的交誼。

分析中國「留學外國」學生，約有四種：（一）公費生，（二）第一屆自費生，（三）第二屆自費生，（四）自備外匯生包括獎學金生。其中公費生，政府照舊維持。一屆自費生，在孔祥熙部長任內，已一次結匯五千元，均不成問題。自備外匯，和獎學金生，由各人自行設法。成問題者，就是二屆自費生。

二屆自費生，於三十五年十一月經教育部考試及格。是時匯率為二、〇二〇元，後又改為三、三五〇元。但是辦理出國手續，輾轉費時，多數在匯率改為一二、〇〇〇元後，纔結匯成行。這樣已超過原來預算約六倍。

自一二、〇〇〇元以後，外匯跳動，格外厲害。一般學生如何能結得起！三十七年五月底，政府實施外匯證明書辦法，將留學生匯率，穩定為四十七萬四千元，叫做平衡基金委員會牌價。將留學生匯率，和進出口商品匯率分開，實含有獎助留學的意思。政府德意，留學生非常感戴！

留學生歷經種種艱難，尤其是外匯波動，學費籌措，最為困難。「八一九」幣制改革，新匯率四金圓合美金一元，較牌價增加百分之二千四百倍以上，增加之巨，為從來所未有！留學生之遭遇，極為嚴重！

二屆自費生，最早出國者，不過一年，最遲者尚未抵達彼岸。（九月廿二日一批）根據政府命令，倘無力繼續學業，本年底就要回國。不管學成學不成，就這樣硬性規定了。並且逾期不回國，政府不再予以旅費補助，難道忍令莘莘學子，流落異邦，宛如零仃苦兒，彷徨無依？

還有一部份學生，已經在八月十九日以前，接到中央銀行核准通知書，但未及去辦理結匯，該行竟推翻原案，一律按照新匯率辦理。以少數匯款，輕輕把政府威信，置之不顧，未免太不值得！

最近蔣總統在中央研究院，院士會議中致訓辭，其中所提到的：提高學術水準，提倡科學，合作，溝通各國學術，建設科學中國等等，無一不與留學政策相合，培養獎掖唯恐不暇，何能一旦摧殘，前功盡棄！

希望政府有個補救辦法，不要考選於先，撤回於後，互相矛盾，留學生幸甚！

汪家厚　九月廿六日　南京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五卷第六期
三十七年十月二日

本刊傳統

一、祇要無背于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不表示卽爲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眞姓名的任何論文。

本期作者

嚴仁賡：浙江大學教授
劉滌源：武漢大學教授
楊人楩：北京大學教授
葉君健：作家
汪　銘：

政治力量安能穩定物價！

嚴仁賡

一

這次幣制改革，最初政府標榜是以「穩定物價」「安定民生」爲目的。(見王雲五氏談話)。舊的幣制，早已喪失「穩定物價」與「安定民生」的功用能力，所以此次政府毅然改革，很顯然，「穩定物價」「安定民生」爲其必須奮力以赴而又爲必須達到的目標。然而僅僅目標正確猶嫌不足，所採的手段方法尤貴精當，方不至一切落空。否則產生的效果可等於零，甚至成爲負數。不幸一月來政府所作所爲，處處正表示方法錯誤與步伐凌亂，很見不堪設想的結局隨時隨地可以演成事實。吾人焉得而不憂！

二

戰時的美國，在羅斯福總統治理下，管制物價頗收一些成效。但等戰爭停止，凍結物價的法令取消，物價乃作無止境的上騰。本來，美國聯邦政府的收支，不僅戰時，就在備戰時期以及備戰以前的若干年度，一直是超支的，然而這段期間，物價卻維持着相當程度的穩定。不料最近的兩年，雖然聯邦收支出現餘額，偏偏物價卻發生巨大的波動。這現象很特殊，費人索解。粗心的觀察家見於這種特殊現象，曾經誤認爲這不過是限價存在或撤消的原故，證明政治權威能使物價就範，一紙文令也可以充分發揮管制物價的效能。其實大謬不然。戰後物價騰漲，是因爲補貼政策，原料管制政策，以及定量分配制度的全盤取消，與所得稅率的降低免額的提高。一紙取消限價的文令焉能產生偌大的力量。單獨廢除限價，既不可卽刻促使物價上昇；反之，單獨凍結物價，也不能有保持物價穩定的絕對力量。管制物價必須利用政治以外的方法先消除物價上漲的根因，然後再輔之以政治的力量，如是管制物價才可以收到確效。如果僅憑政治力量而不在其他方策上面設法，縱有些許效果，這效果也只能是一時的。必欲執行，不是造成黑市，便是造成無市。此種成例數見不鮮，以前重慶的肉類限價就有過這樣的經驗。

先進國家戰時實施限價或頂價 (price ceiling)，無有不與控制人民購買力的其他方法一同實施的，蓋政治力量的實效究難持久。卽令如此，黑市尙不易完全絕跡。例如美國在戰時有一度肉類、砂糖、咖啡、香烟都不容易買到，也都有黑市。英國雖多數消費物品仰仗國外進口，政府便於控制來源，戰時物價管制得比美國好，不過聽人說黑市還是沒有絕對的消滅。誠因政治力量，終難勝過多方面而來的經濟壓力。警察只是懂得如何維持社會秩序，會抓小偷會捉賭鬼，但是他卻沒有法子抹殺一切的經濟法則。舉世之間，連所謂「警察國家」管理物價，尙未敢純然依賴政治力量，經濟的方法與手段仍是重要的，何況組織散漫貪污敲詐相沿成風的國家。管制物價單靠政治力量，完全不足爲恃。

三

戰時如何方能有效的管制物價？請以美國的方法爲例。美國在參戰之前的一九三九年，國內物價已因備戰而開始上漲。至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一日，她設立「物價物資管理局」 (Office of Price Administration and Civilian Supply)，方才開始管制物價。一九四一年底參戰以後，於次年一月三十日頒佈「物價管制法案」 (Price Control Act)，當年十月二日又成立「經濟穩定法案」 (Stabilization Act)。到一九四三年四月八日乃又凍結一切物價。自開始管制時起，先後頒佈幾項法案，逐次充實改善直至制度漸臻完善之後才實行最後一項凍結物價的辦法。全部制度可說是多方面顧到了的。所以，自備戰開始到一九四三年四月，國內物價雖見增漲，但自一九四三年四月實行釘住物價的政策以後，物價卽異常平穩；只有到戰爭停止前後，物價才開始蠕動。而共和黨全面擊毀物價管制後，物價乃直線上昇。

美國實施凍結物價政策有所謂「扯線命令」（Hold the Line Order）的一項辦法。表面看來，它好像就是我們這次「緊急處分令」裏面那個全面凍結物價的辦法。其實內容和含義全然不同。最不同之點，是人家除去實施頂價之外，同時又有金融的財政的和經濟的其他手段，付之實施，以封閉和吸收人民手中多餘的購買力，保障凍結物價確收實效。她將生產原料的價格予以管制，如是生產成本易於計算控制，從根上摘除物價上漲的禍源；她又將原料的分配改採優先制（priority system），防止廠商競購物資，刺激物價；她又將售價不敷成本的貨品（尤其關係民生的必須品）予以津貼，務令物價站定；她並曾提高所得稅稅率，推銷勝利公債勝利印花，去吸收另一部分的購買力。一面並實施限額配售制（rationing），防止對於製成品的搶購，保障貨物的長期供應；一面又獎勵儲蓄和獎勵節約。檢查和告密只不過是輔助的工具，並不是統制物價中的重要手段。在這一個完密制度下，雖然從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四年國民所得已有一倍以上的增加，物價却只有比較輕微的波動，這完全是各種辦法相互配合之功。聯邦政府的稅收，從年五十五億元逐增為年三百五十八億元；私人儲蓄總額，自一百四十一億元增為五百二十七億元。僅此兩項成就，已為統制物價幫忙不小。除此，她在生產方面同期間也曾增加百分之五十二，雖然一部分是軍事生產，但是消費品的產量却也有百分之二十的增加，尤為可貴。開始釘價之後物價能够維持相當長時期的平穩者，是各種政策配合的結果，絕不是憑空仗着政府的一紙文令就能收到這樣的結果的。

試看改革幣制後我政府採用的辦法為如何？軍事支出並未因改革幣制而停止創造新的貨幣。這新創的貨幣，政府也並未設法去收拾它，反而另一方面强迫着人民再把收藏的金銀外幣通通兌換新貨幣，一路擁入市場。因此短短一月間，貨幣實際增加的數量至少已有八億金圓之多。（根據中央社的一項不完全的統計，自八月二十三日開始收兌金銀外幣至九月十八日止，因收兌金銀外幣的新增發行，已達五億六千萬元。如此，則截至九月二十三日止的一個整月，全部數額無疑已超過六億元。過去一個月的財政赤字，據估計至少亦已有二億金圓。）連流通的舊法幣折合金圓綜計起來，今日全部市面流通的貨幣，最起碼也已合到十億金圓了。在這短短一月期間，貨幣的流通數量增加了四倍，發行竟已達到法定最高發行額的半數，寧不可驚！對於物價，這將是如何大的威脅！本年的七八月，法幣增發率每月尚不過百分之五十以內，至多不足一倍，業已釀成市場上的巨大波瀾；如今一個月內貨幣即增加四倍之多，然而物價却只有溫和的上漲，不能說不是金圓懾於政治的威力不敢輕舉妄動之故。不過貨幣已存在於民間，一旦政治力量鬆弛，鬥爭不過經濟的力量，它是就要衝入市場的。到那時，如果沒有其他控制購買力的辦法在實施，一月之內物價上漲十倍八倍是不難想像的事。

政府對於這個新的危機，事前事後都像是沒有什麼準備。在新制度下，我們還沒有實施限額配售制，我們又沒有實行分配原料，我們更沒有辦法統制一切貨物的來源。控制生產成本沒有實施，獎勵儲蓄鼓勵生產也沒有有效的方法；公債雖欲發行，不比對外戰爭時期之易於激動人民的熱情；在全國節約聲中，京滬達官富賈一次觀潮所消耗的汽油足够一個大學一個月的全部開支，還談甚麼節約！政府採用一切應付物價的方法和手段，不惟不是管制物價應採取的正當方策，反而多數違背着管制物價所應採取的正當方策。舉個例子：別的國家，戰時為維持貨物的長期供應一定要嚴格的限制人民購買貨物的數量的，惟恐保不穩貨物的存底。我們如何？我們不僅對消費者購買的數量不加限制，且進一步的檢查倉庫，沒收貨物，惟恐商人不把貨物全部拋出。它只圖一時的快意，只顧一時的效果，只為博取人們的齊聲喝采，不望遠處想，貨物出清以後，如何供應市面完全不管。商品售價只知一味的抑壓，成本則不聞不問，這種不合理的物價管制，摧殘生產則有餘，豈尚能鼓勵生產？政府祇憑藉政治力量，沒有一點經濟上可以控制物價的辦法和把握，而欲強使物價穩然不動，如何能够？

新幣制不幸失敗，絕不是人民不守法，更不是人民不信任政府和它所發行的新幣，其罪在政府之無知無能，强欲以政治的力量抹殺一切的經濟法則。自始，我就曾反對在這個當口上强迫收兌金銀外幣。誰知直到如今，尚有人沾沾自喜，慶賀收兌金銀外幣之意外成功，却不知來日大難已經臨頭！

論物價的局部管制

劉滌源

一・引言

幣制改革，政府將一切物價凍結於本年八月十九日的水準，不准上漲。此一物價硬性規定，在地域方面言，是包括全國城鄉各地的；在物品種類言，是包括全國所有各種物品的。所以，此一規定之原意，至少在字面上是屬於全面的物價統制。但是，在執行此一硬性規定時，不論從地域方面、或物品種類方面看，此次物價管制仍屬於局部的，而非全面的。此項物價統制實行以來，為時現僅月餘，但已發現許多破綻。時日愈長，政治、經濟及其他方面的變化愈多，究竟此一硬性凍結辦法能否貫徹到底，恐怕沒有多少人士可以預作肯定的答案。

物價問題在我國是一個由來已久的問題。凍結物價於某種水準而不許上漲的法令，這辦法在我國過去也曾公布過。民國三十一年下半年，大公報曾發

過「漲價休戰」的文章，後政府會採行限價政策。此項命令公布時，當時確是戰時首都重慶最重要的新聞：最高當局發表各種文告，措辭非常嚴厲，大有「只能成功，不許失敗」之勢；並將各種物品之限價彙印公告，以期週知。但是，法令雖在字面上雷厲風行，而並無切實可行的執行辦法。結果，滿街都是犯法人，商人最初尚陽奉陰違，價格上漲在偷偷摸摸中出現，及後則商人公開漲價，限價法令成爲具文。這結果，並不是偶然的。這是我國政治、經濟、社會及其他方面缺憾重重的綜合結果。那次失敗的教訓，實值得全國朝野人士深加反省。

這次物價管制，在原則上與前次相同，均爲「限價」與「凍結物價」。但在執行方面，在某些區域中則比前次認眞。這不能不說是一大進步。前次物價管制中，沒有經濟檢查隊的檢查囤積，沒有因漲價及黑市交易而捕過違法商人，更沒有因破壞限價政策而殺過人。儘管當時重慶大公報屢次呼籲「借人頭，平物價」，但當局仍是顧慮多端，沒有採取任何積極而有效的行動。這次可不同了。在平津京滬漢等大城市均有經檢人員大批出動執行限價政策中的各項規定。在上海尤其雷厲風行，上海經濟督察專員蔣經國氏採取大刀闊斧的手段，一改過去許多經濟管制人員「怕老虎、捉蒼蠅」的作風，對上海違法的工商巨子，與小民一視同仁的嚴加懲處。這種將權勢與小民同等看待的新作風，確是國民政府成立以來，在施政的基本精神上，是值得稱許的事。

但是，這種事實上的局部物價管制，究竟能否如蔣經國氏自己所認定的那樣有成功把握呢？本文擬就這月餘來國內各地物價動態作一綜合分析，對今後物價管制之前途，作一預測性的觀察。

二、「局部」物價管制之含義

上文指出我國當前的物價管制，雖然在法令的字義上是全面統制，但事實上則仍爲局部管制。這裏所謂物價管制的「局部」性，含義是多方面的，茲分述之。

第一，我國地域遼闊，各地情形極不一致。以中央政府對各地政令所能貫澈的程度而論，其差異尤其懸殊。一般的說，物價管制以鄉村中困難爲最多，小城市困難較少，大城市則人口最集中，警察與保甲組織最嚴密，物品產儲等最集中，故技術上的困難最少。其次，我國各地不論鄉鎮或城市，均有特殊的權勢力量存在，他們以自己的利益爲前提，對他們不利的政令，每設法加以破壞。物價管制自然與豪門奸商的利益相衝突。所以，欲求物價管制不被這些豪富所破壞，即非對他們嚴厲的加以打擊不可。但政府對各地特殊力量所能打擊的力量，却有大小之不同。以這次物價管制命令所能貫澈的程度，以大城市爲最佳，小城市次之，鄉村則幾乎完全沒有強制力；以大城市而論，上海執行物價管制最認眞，平津武漢等次之，成都昆明長沙貴陽等又次之，至於其他邊遠都會則屬照例奉行公事而已。國民經濟是整個的。我國絕大部分的人民及市場，在鄉村而不在城市。遼闊的鄉村及市鎮在事實上全不受物價管制的約束，此外許多較大都市的物價管制也差不多等於具文，僅極少數的大城市對物價管制能比較的認眞執行。這樣，即使這極少數的物價果被平抑了，對整個全國的物價水準仍無補益。所以，在事實上，物價管制僅屬少數大城市的事。在地域方面言，我國此次物價管制是一種局部的管制，而非全面的管制。

第二，農產品來自鄉村，工業製造品主要產於城市。以上海爲例，上海的紡織業相當發達，但主要原料的棉花則或來自海外，或來自各地的農村。其他許多製造業莫不如此。物價管制既然只能在城市——尤其是幾個大城市生效，則對於來自鄉村的原料勢將無法使其物價不超過限價。原料超過限價，而製造品不許超過限價，則製造商勢必虧本，結果即會引起生產之緊縮與減少。所以，這次物價管制，在事實上，只是管制大城市中生產的製造品之價格，對於來自鄉村及較小城市的物品，則無法管制其價格。這樣，原料及其他農產品價格上漲，如大城市中物價管制能絕對的收效，則農村產品勢將不入城市，而使大城市的物價管制政策有遭受根本破壞之虞。吾人可以說：這次的物價管制是一種大城市製造品價格之管制，其事實上的效力無法及於農村及小城市產物的價格。也可以說：只是對於大城市製造物價格加以凍結，而對於其所包含之各種成本，如原料等等，無法加以管制；換言之，即只能管制一部分製造品的價格，而不能管制其生產成本。

第三，即使在效率較高的大城市中，物價管制也只限於物價管制之本身，對於消費者的購買量全未加以任何限制，同時對於消費者的剩餘購買力並未妥籌出路，使其不致大量在市場上抓購物資。上次大戰中，英美各國的物價管制甚爲成功，但所以能如此成功者，主要的在於嚴格的計口配給制度（Ration system）以限制每一人民對於物資的購買量，及政府戰時公債（war bonds）以吸收人民的剩餘力。惟有這兩種辦法能作嚴格而適當的配合，才可使物價管制有成功的希望。這次政府所定的辦法，只管制物價本身，而對於物價管制的基礎工夫，不能有所推行。要求物價管制有效，應該是採行各方面兼籌並顧的整套方案。今竟僅採物價管制的治標辦法，對於治本辦法則無法實施，實難保證物價管制之必能成功。所以，這次的物價管制並非全盤計劃，而只是注意到物價問題的表面部分。

第四，這次幣制改革時，所定銀元、黃金與美元對金圓的兌換率是全國一律的。當時此種比率與上海、南京等地的金銀外幣價格大致相合；但以各地市場的情形言，則實提高了黃金白銀及外幣的法幣價格。例如，改制前，上海等地之結匯證書美元市價，遠較此次兌換率爲低；武漢的美鈔市價也較低，官定兌換率即提高了許多；成都重慶及其他內地市場之銀洋價格，遠低於六百萬元法幣的水準，政府定爲六百萬元，則使這些地方的銀洋立即上升。結果，凡從國外輸入之原料及製成品，因美元價格上升，成本增加；在銀元普遍盛行的內地城市，因銀元官價上升，物價自然隨着上漲。所以，因黃金、白銀及美元兌

換率之未能切合當時各地市場實際情況，事實上許多物品以金鈔外幣官定價格去折合而改定新價格，即超過了「八一九」當日的市價。這樣，政府雖然在法令的文字上嚴格規定全國物價均須以「八一九」的法幣價格為最高限度，但事實上却經由金銀外匯官價上升，使某些物品之價格超過了「八一九」當日的法幣價格。所以，這次物價硬性凍結的規定，實只凍結物價之一部分，而未凍結所有物價之全部。

綜合上述，吾人認定這次物價的硬性凍結辦法，不論從那一方面去觀察，都只是一種局部的物價管制，而非一種面面俱到的全盤管制。

三・局部物價管制中的各種破綻

物價水準的是否能够穩定，為新幣制成敗關鍵之所繫。政府規定物價限度如此缺乏彈性，假若各地市價普遍的超過限價，則那時政府將陷於進退兩難之地步：硬性的堅持限價嗎？事實上限價已不發生效力，等於具文；放棄限價政策，改採議價或其他辦法嗎？則無異自己承認物價管制政策之失敗，新幣制難免步舊法幣之後塵。所以，當這種硬性物價限價辦法公佈之初，許多人即為物價管制前途担憂。現在，物價管制為時已月餘，這時期中的物價動態是：不遵限價的現象，全國各地均有發現；愈到內地，則管制愈脆弱，物價上漲之普遍性愈大。

在幣制改革以前，在未直接受戰爭影響的區域內，以上海物價水準為最高；各地物價每以上海物價動態為基準。幣制改革以後，上海經濟管制工作辦得最有效率，上海經濟督察員蔣經國氏的鐵腕政策，對於上海違法工商巨頭加以嚴重打擊，使素來無法平抑的上海物價，獲得了相當的穩定。這一點，單以上海市區短時間內的物價本身來說，實是相當成功的。但是，在現行經濟制度下，物價是整個國民經濟運行的樞紐。我們分析物價管制之得失時，絕不能單以上海一地區為準，也不能以上海短時期內的情形為準，更不能單以上海短時期內的物價本身為準；而須將物價及與物價有關的其他因素，一併考慮，尤須將全國各地的物價動態，作全盤的觀察與檢討。

月餘以來，物價管制在各地出現了不少破綻。歸納起來，主要的可分為下列數項：

（1）貨物逃避或隱藏：貨物逃避是指物資從物價管制嚴格的區域，向管制不嚴格的區域逃避而言。貨物隱藏是指將貨物加以隱匿，等待日後有機可乘時再行應市而言。貨物隱藏的破綻，在管制比較有效的各市場，差不多普遍出現，即上海也不能例外。上海的小菜荒，成都的糧荒、肉荒，青島的肉荒，武漢的肉荒和蛋荒等，天津的蛋荒和鹽荒，以及各地的香烟荒，這些都是例子。內地各城市中，物價管制並不嚴格，貨物只作暫時的隱匿即够，用不着運往外地。在物價管制嚴格的市場，則貨物逃避者頗多。據漢口九月十五日大剛報載，上海在倉庫封存以後，每晚卡車來往，頓告熱鬧。有的說均係運往郊區，恍如戰時之逃警報。弄堂馬路，物資堆積，漏夜打件，爭先出運。這是物資逃避的一幅寫照。上海經濟管制督察員辦公處已公佈「上海區禁止物資攜運出境檢查辦法」，禁止民生必需物資運出，杜絕物資逃避。但是，上海附近城鎮及其他各地的製造業，其原料是部分的或全部的來自上海的半製品。今上海物資禁運出口，則對這些工業生產影響極大。九月廿四日上海大公報載，蘇州無錫等五縣染織廠所用棉紗原料，大部分來自上海，今上海物資禁運，則原料用完，已有半數以上停工。這種區域禁運辦法，縱在上海行之完全有效，對全國物價水準及經濟生活的貢獻，也是極有限的。上海市郊及全國其他各地的物價在逐漸上漲，即令上海限價能完全成功，但到上海以外物價超過上海物價水準時，則上海市區不能生產的物資即不復能以限價而獲得供應。

（2）生產減少的危機：上海是工業中心，上海的工業產品自然可置於嚴格物價統制之下。但是，許多原料大都來自物價管制無法施展的鄉村，產地價格高漲，則勢將影響製造品的原料問題。月餘來，因原料價格上漲，致原料缺乏，而使若干產業有被迫停頓之虞。消息雜見於報章者，就筆者所知，計有江浙兩省絲織品、上海鋼鐵業、漢口麵粉業、及武漢紙烟業等。（見上海大公報、九月十七、十一等日）這些只是許多同樣困難或危機中的例子而已；而且這僅為此一危機之開始，若不設法改善，日後勢必愈演愈嚴重。九月四日上海全市各工業同業公會代表八十餘人在社會局談話，對蔣經國氏提出原料來源的困難者，計有鋼鐵業、毛紡織業、紡線業、印刷業等；蔣氏答應對原料來源加以「疏導」，對工廠原料當儘量設法供應」。（九月四日大公報）蔣氏於九月十三日召集上海工業界人士談話，宣佈在現行限價政策下，工廠不准減產停閉，違者政府決予接管。此點足以表示經管當局對此已甚重視。九月十八日經管當局復宣佈：下月經檢工作重心為扶助工廠生產。內容為：（a）調查上海各工廠所需原料，由政府設法協助採購，國外的可准許以自備外匯購買進口，國內棉花、菜籽、花生、糧食等，政府可會同赴各地採購。（b）對日常必需品，正在準備配售，現第一步先從米、油、煤、糖做起，對象為產業工人、職業工人、公教人員、學生、平民等，在正式實施日期，尚不能預定。（九月十九日上海大公報）綜合起來，可分三方面來分析：

第一，如原料充足，而工廠減產或停頓，則由政府接管。在行政效率低落的現狀下，政府接管工廠在技術上及管理上勢將有許多困難；誰也不敢保證這些接管後的工廠在限價中能很順利的進行生產。

第二，如工廠確需補充原料，則由政府設法「疏導」，對花生菜籽等則由政府派員協同赴各地採購。此一項中，問題甚多：如工廠自己能以限價買到原料，何勞政府派員協同向各地採購？此其一。所以須政府協同採購者，主要在於工廠自已依限價無法收購原料。既如此，政府協同人員如仍堅持依限價買原料，在散漫而無組織的鄉村或小城鎮中，能買得原料嗎？更何況有些原料且來自共軍控制的區域呢？此其二。假若以限價收購不到原料，或收購部分不足以

應需要，則勢須全部或一部以高於限價的價格去收買；這樣，這超過限價的原料收買費，由誰負担呢？由政府在國庫中撥欵來津貼嗎？此無異增加預算不平衡的程度。由工廠自己負担呢？則成本增加，而製造品不許上漲，勢必使其虧本。由經管當局准許其產品價格按成本加以調整嗎？則不啻自己承認「八一九」限價政策之失敗。這些問題之嚴重性，將與日俱增。

第三，上海日用必需品之準備配售，也是很費考慮的問題。在過去，五大都市配給實物，其價格是遠低於市價，或根本不必付價欵。上海經管當局所考慮的日用必需品配售，大概是由政府將這些物資按限價配售。如上海市面上日用必需品可依限價買到，何必要政府配售？故須在市面依限價買不到時，政府出而配售始有其必要與價值。所擬配售之物品如食油等大都來自上海郊外鄉村及其他較遠的城鄉，這些地區的物價水準如比上海高，則政府須以超過限度的價格始能買到。這超過限價部分的經費，如何籌措？仍如過去配給五大都市時一樣的由國庫負担嗎？這一方面將增加發鈔數量，進一步又影響到物價上去；另一方面以全國人民的財力來維持上海一區的配售物資價格，實即使全國人民受犧牲而使這些受配售者得利益，有失公平。

（3）物價上漲再度出現：物價管制不嚴之全國各地，物價在或明目張胆的或偷偷摸摸的繼續上漲。以武漢爲例，中秋以前九十餘金圓可以定到的衣服，中秋以後即漲到一百四十餘金圓。中秋以前，鷄蛋每個法幣十萬元，現在已漲到十五萬元，尚且缺貨。那時三砲台香烟每包八角五分，現則一圓三角許，尚且難於買到。這些是明目張胆的漲價例子。此外物價更有些偷偷摸摸、改頭換面的漲法，即商店將劣等貨色應市，而標上「八‧一九」上等貨的價格，這樣，物價在表面上很穩定，實際已告上升。除上海外，其他城鄉情形，大都類此。四川經濟督察員徐堪氏明白承認成都物價管制之失敗（九月二十四日上海大公報），即爲一例。

（4）銀根鬆濫，資金缺乏正當出路：幣制改革後，原已發行的法幣數量並未收回，而八‧一九以來月餘的軍政支出，及大量收兌金銀外幣所付出的新鈔，這些都是新增的購買力。這樣，使市面上銀根非常鬆濫。但是，資金却沒有正當的出路。假若時局平靜，生產界自可利用這些剩餘的購買力，作擴張生產之用。但是，在這一切均未上軌道的混亂局面之下，這些游資對生產業却裹足不前。時日既久，這些游資勢必出而對物價大加擾亂。

總之，這月餘來，以全國物價動態而論，物價硬性管制政策已出現了不少漏洞；而且，在當前軍政大局之下，這些漏洞的嚴重性恐將與時俱增。我國人民對政府下令管制物價一事，並不生疏。最後結果究竟如何，自不難於想像中得之。

四‧結語

物價水準是整個政治、經濟、社會等諸動態的晴雨表。曾任紐約聯邦準備銀行行長之斯屈朗（Benjamin Strong）氏對於影響物價之各種因素，有過極廣泛的列舉。斯氏舉出下列十項，定爲物價變動的基本原因，如：（1）戰爭及政治之擾亂，（2）政府的財政政策，（3）貨幣增發與信用之膨脹，（4）新金銀礦之發現，或已採礦藏之枯竭，而引起金銀產量之增減，（5）一般人民之心理狀態——如買賣之方法，商人對商品欲求速售抑求儲存，消費者歡喜儲蓄與否，生產部門常鬧罷工抑係努力生產等，（6）穀物收穫之豐歉，（7）交通運輸之便利與否，（8）流行疾病之有無，（9）水、火、地震等及其他意外災禍，及（10）其他。斯氏更指出：『我們應誠實的承認這種事實：這許多因素中，僅有第二項和第三項可以受統制（control）之支配，前五項中之其餘三項，也或多或少的受信用政策之影響，但是，後五項則純屬另一轄範，就多半只能「付之天命」（acts of God）了。斯氏所列舉的各種因素，超越經濟科學的範圍以外，可謂極廣泛了。以貨幣機構的靈巧，經濟組織的複雜，和整個社會體系的錯綜言，斯氏此種廣泛的列舉，可謂極與現實相切合。

許多人把物價問題看得太機械、太簡單，認爲控制住某幾個地域，或管制影響物價的某幾個因素，即可竟硬性限價之全功；用不着全國性的全盤物價管制辦法。這種想法是錯誤的。我國物價管制的過去教訓早足顯示這種錯誤。今後以全國爲範圍而言的物價動態，也會顯示出這種錯誤。

物價管制是國家現代化的產物。現代化的程度愈大，物價管制的客觀條件愈充分，物價管制成功的把握也愈大。上次大戰時英美德諸國物價管制之所以成功，決不是偶然的。他們的成功，是由於客觀條件優越，加上週密的全盤管制計劃；然後輔以國家的刑律。我們的物價管制，是客觀條件殘缺不全（如全國人口究有多少？各種物資生產、運輸、分配等全無精確可靠之數字……等），管制無法從全盤着手，於是把刑律站在第一位；而且刑律只能在極少數的大城市有用武之地。兩者比較，優劣立見，成功失敗，自易預斷。

上海物價管制的「打虎」政策，以爲政的基本精神言，是值得讚美的。但是，這種區域性的局部物價管制縱然能完全成功，對全國物價動態之貢獻究有多大，也是一個疑問；更何况在全國物價波動中，區域性管制在長期中是難於收效呢？

科學精神與民主態度

楊人楩

我們要求科學與民主已有這麼些年，然而我們這個時代仍然是一個既不科學又不民主的時代。所以如此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由於不會具備科學精神與民主態度，尤其由於科學精神與民主態度未能配合。「科學精神與民主態度」似乎已成了老生常談，其實還是最根本的；如不具備此二者，即使具備其

他一切條件，科學與民主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即。

提起科學，容易使我們想到純科學的原理與實驗，應用科學的技巧與發明。不錯，這些都是題中應有之義，可是，離開了科學精神，這一切都不能生根。而且，原理與實驗，技巧與發明，只是少數人的工作；我們不能希望每一個人都變成科學家，然而我們希望每一個人都有科學精神。強爲體用之分，久已阻礙了科學的發展；沒有一個重視科學精神的社會，科學家只能以魔術師的姿態出現，終於不能完成其應盡的使命。「科學者，知識也。」所謂知識不但指認知，且須進一步有合理而透徹的了解。在西洋和在中國一般，也曾有過一個理髮師當外科醫生的時代，理髮師可能治好病，甚至在某種情況下其所能治愈的百分比會高出外科醫生，然而他是不科學的，因爲他之治療幷非根據知識。外科醫生的治療之所以是科學的，是因爲他對於人體構造、藥物性能及治療的程序與反應，都有合理而透徹的了解。科學的精神就是重視知識，在不重視知識的社會，祇有讓理髮師來代替外科醫生。

知識容有程度之不同，一時代之知識每因當時環境之限制而有其限度。科學精神却可使我們衝破此一限度，牠使我們不滿於現有的知識而要追求更完全更透徹的知識。這便是進步。科學精神就是使我們進步的力量：牠能使我們搠造新知識，牠也能使我們接受人家所搠造的新知識。又以醫學爲例：科學精神使現代醫學能有接連不斷的新發明，更使現代醫生能充分接受或利用這些新發明——盤尼西林與消炎片在今日已是任何西醫所不能拒絕使用的藥物，除非他不會受過徹底的科學訓練，而只知墨守舊法。就醫學一例來看，具備科學精神似乎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其實是很難的；欲其徹底，則更難。科學上要有新發明固然很難；要接受人家的發明，也不如我們所想像的那麼容易。即令最能發揮科學精神的醫學，有時亦表現其不徹底的地方：試看英美派醫生與德日派醫生的門戶之見是如何的深，他們不但在治療上是彼此不同，就是在對付病人的態度上也是大有出入。這是什麼緣故？

知識的敵人是愚昧。安於愚昧的人，不但沒有發現或接受新知識的可能，甚至連這種要求也沒有。構成愚昧的因素是權威、傳統、偏見、滿足於已知、受制於師承；在這些因素所交織成的情況之下，新知識會變成異端邪說；追求新知識會被視爲罪行。科學是知識，所以是反愚昧的；科學精神就是反權威、反傳統、反偏見、不滿足於已知、也不受師承傳授的限制。科學精神使我們去探求知識，使我們去探求更完全更透徹的知識。滿足於不完全的知識，其爲害可能勝於沒有知識，托勒密的天動地靜說便是一個很顯著的例。準此，已往用以衡量科學的體用之說，根本就不合於科學精神，因爲科學所要追求的知識原無體用之分，而且在本質上是偏重於體的，用是從體抽繹出來的，無「體」則不能有用。反之，既明乎體，則由體到用是很容易的，不過是遲早問題而已。原子能是體，原子彈是用；世人對於原子能的體既已明白，則製造原子彈的秘密只是暫時的。安於愚昧而受制於權威與偏見的時代不會有科學，所以在受教條支配的中古歐洲，沒有科學。強分體用而抹殺科學精神的時代，至多只能接受前人對於科學探討的成果，而且只是一部份的成果，難得在這些成果上而有新的加添。就外在的條件來看，羅馬時代應當是較希臘時代更有利於科學的；徒以只重實用之故，羅馬人不但對於科學的貢獻甚微，甚至連希臘人所已獲得的成果亦未能完全接受。由此可見科學精神是科學的根本，牠不但刺激科學家去探求新知識，同時牠可使整個社會有探求或接受新知識的胆量；這種態度是科學本身所需要的，同時也是整個社會生活所需要的。

只有一個條件可使我們具備科學精神：民主的態度——必須先有民主的態度，始有探求及接受新知識的可能。

民主態度的基本意義是說服——說服人或被人說服。說服的目的，在於陳述自己所獲得的知識，使他人相信這種知識是正確的。要達到此一目的，必須陳述者有充份說明的機會，不受任何阻撓——這便是通常所謂言論自由。說服者當然自信其知識是正確的，然而可能不如此，他應當讓人家也有說服的機會，看看自己是否能被人說服：自己有言論自由，同時也讓人家有言論自由。要說服人家當然是很難的，要被人說服往往更難；因爲說服也有一大敵人——強力，牠可以阻止我們說服人家，同時更可阻止我們被人家說服。強力用以打擊說服的工具不一定是武力。不憑藉武力的打擊可能較武力更可怕。一般而論，強力可能有三大來源：一是源於個人的，少數人的偶像、威望、地位、甚至年齡都可使我們感覺到說服無用武之地；往往在一個爭辯激烈的會場中，每每可由這樣一個人三言兩語把全部爭辯抹煞。在「年高德劭」或「服從領袖」一類的信條之下，無所謂說服，同時也無所謂爭論。二是源於多數人的，在一個「大勢所趨」的環境中，少數人如有勇氣去說服人家，可能就是犧牲者；易卜生的「國民公敵」是一個很好的例。會議場中的「噓」與擦地板已是習見的；不寬容的精神可使我們搠造若干罪名來封住人家的口，遭受此類打擊的人反而要得着一個「不識時務」的譏評。三是源於傳統的，理論與習俗一經變成教條，便不容許有反對者存在，自不容許反對者有說服的機會。萬一遇着不能不予以答辯的時候，「孫中山說」或「列寧說」這一把利刃，可以解決一切所不能解決的結子。在個人、多數人、及傳統的強力之下，只有專制，決無民主；強力之目的在阻止新知識之產生，換言之，就是保衛愚昧，是反科學的，所以在欠缺民主態度的環境中，同時也會欠缺科學精神。在安於愚昧的時代，理髮師要來治病，我們還可逃避；在屈於強力的時代，巫蠱鬼魅要來治病，我們將無可逃避。

我們要爭取民主，必須先具備民主的態度——反強力而尚說服。要有說服的自由，必須破除個人的偶像，必須放棄多數人的霸道，更必須擯棄傳統的教條；這便是從根本上摧毀強力所慣用的工具。在不民主的社會中，言論機構如出版物與廣播之類，只能傳達命令，不會根據理由來說明。當命令支配一切及口號指示一切的時候，不會容許相反的意見，「××至上」與「思想集中」等

格害使我們再無說服之可能。不能行使說服的民主，是僞裝的民主。民主有待於說服；民主的程度與說服的程度是成正比例的。人類社會在民主途徑演進中，會經經過這麼三個階段：一、法律的民主，使人民在法律前平等；二、社會的民主，使人民不受階級制度的限制；三、政治的民主，使享有參政權的人數，日益增加。人類之所以能爭得此三大民主，當然會經過强烈的鬥爭，而說服實爲其基本條件。此三大民主在今日所表現的程度，依地而不同，其差別卽决之於說服之運用：民主程度之大小决之於說服幅度之廣狹。眼前，人類在爭取經濟的民主與知識的民主，要縮短或減消人類貧富與智愚的距離。這其間又有待於强烈的鬥爭，但仍然要以說服爲基本條件：唯有靠說服始可結集爭取民主的鬥士，只有靠說服始可建立此類民主的基礎，否則任何努力都是不免於幻滅的。經過說服而結集的鬥爭力量，始可百折不撓，前仆後繼，非經說服而受命於强大的鬥爭力量，一遇挫折便會消滅。

科學的精神與民主的態度二者是相關的：重視知識始能說服或者被說服，能够說服或被說服始可追求知識。知識的目的是求眞，說服的條件是寬容；能求眞必能寬容，能寬容必能求眞。科學精神與民主態度二者是同時幷存的：要求眞必須同時寬容，始能發現或接受新知識；始能說服人家或者被人家說服。科學精神與民主態度配合而成爲促進社會進化的主要動力，此一動力可使愚昧及支持愚昧的强力同時消滅，從而可使科學更發達，民主更澈底，可使我們易於合理地解决一切問題，易於消除一切阻遏社會進化的障礙。知識旣是有時間性的，根據知識而生的政治思想自然也是有時間性的。知識與政治思想之可貴在於變，在於不斷地增訂與修正，前一代所視爲天經地義的東西，到了這一代可能要經過修正甚至要被推翻。這便是進步。惟有在科學精神與民主態度配合以後，我們始能追求此種進步，我們始能對於舊有的一切無所留戀，始能毫無保留地接受新知識。

不久以前曾有人主張在中國要使科學與民主結婚；此之所謂結婚，大概就是指科學精神與民主態度之配合。此一結合不能再遲了，然而仍有距離。中國的科學是個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姑娘，本身就欠缺科學精神；中國的民主是一位嬌生慣養頤指氣使的孩子，本身就不知有所謂民主態度。在一方面，科學與民主的招牌是已經掛起來了，然而一切判斷不根據知識，甚至沒有求知的意向，任何事件發生都是「奸匪」製造的；任何報道也不根據知識，歪曲與誣衊便是「宣傳」，「紅帽子」一頂便可剝奪人民說服的機會。說服旣無可能，於是訴之强力，從重慶校場口打起，一直打到全國，在這殺氣騰騰的氣氛中，「科學與民主」那塊招牌已是虛有其表，沒有人理睬。在另一方面，確乎有人在爭取科學與民主，可惜這些鬥士未必都能訴之於知識而容許人家亦有說服的機會。於是臆斷代替了知識：談自由主義者都是馬歇爾所指揮的傀儡；後經證實爲一大騙局的雷諾探險，曾有人深信不疑地斷定是美國探測鈾鑛的陰謀。這樣沒有知識便下肯定判斷的精神，顯然不是科學精神。錯誤的判斷固然是由於缺乏知識，明知固昧在政治上卻也是習見的事；爲着要貫徹自己的主張，不惜把和自己主張相反的一切意見，統列入於一個「陰謀」。在政治與道德脫節的時代中，此種手段或者是可辯護的，然而不應出之於爭取科學的人士之口，因爲這是違反科學精神的。何況「只問目的不擇手段」的辦法，已成過去；在爭取民主的途徑中，政治與道德應當是互相配合的，否則必然會回到獨裁與法西斯的統治。爭取民主的人士倘然爲着一時的快意或求速達目的而不惜使政治與道德脫節，到頭必然自食其果，反而會助長法西斯勢力。政治上的警覺性當然是很重要的，對於一個特殊事件的發生，在未曾將其全部認識以前，我們不能不有若干假定的看法或分析。不過，在不曾得到充分知識的證明以前，這種看法與分析仍然是假定的，遽然根據牠來判斷是很危險的。「假定」亦須根據知識，這才使我們不會輕信，這便是「謠言止於智者」的意思。不輕易相信以後是保留，幷非判斷。對於任何問題的認識，都要有一個或久或暫的保留時期，這是科學精神過程中所不能少的一個階段，否則仍然要受制於愚昧而將使用强力。正由於欠缺了科學精神，所以民主的態度無從表現，因而爭取民主的人士，往往表現出最不民主的態度——只有自己的判斷而不容許人家來說服。假使我們認爲政治與道德不妨脫節，假使我們認爲「只問目的不擇手段」是應當的，假使我們認爲只有自己的假定或看法是無待知識證明而認定是正確的，假使我們對於任何問題的觀察無須有一個保留的階段，那麼，民主態度便無表現的可能。因爲在這種不重視知識的情况之下，我們無須說服人，更不須受人說服。對於要說服我們的人，我們無須以知識爲武器去對抗他；最方便的辦法是拏「小資產階級劣根性」一類封條去封住反對派的嘴，封條不靈則繼之以恫嚇與圍剿，在咄咄逼人的謾駡與侮辱之下，使反對者狼狽逃匿，再不靈，最後的一着是名之曰「陰謀」。這辦法能否收到預料的效果呢？這種有我無人的態度，是否是民主呢？歷史上專制統制之畢竟失敗，就因爲使用此類辦法而不能收到預定的效果；爭取民主的人士如果再抄襲此類辦法，妄以「廓淸思想」的手段來求得「意志集中」，結果只有延遲民主的誕生。

對於一個旣不科學又不民主的統治，我們不希望牠能發揮科學的精神及表現民主的態度。在追求進步的進程中，我們却不能不要求爭取民主的人士首先要自己具備科學的精神與民主的態度：要有追求眞理的精神然後能接受說服；要有尊重說服的態度，才能接受根據知識的眞理。只要我們有認識眞理的勇氣及接受眞理的雅量，我們決不會倒退。讓我們透徹地認識，讓我們自由地發表，在不斷地認識與發表之中，就可出現進步。假使我們只把科學與民主放在口頭上，仍然要以愚昧代替知識，以武斷代替說服，無疑地我們仍然會停留在一個旣不科學又不民主的時代。

歡迎讀者直接定閱

波蘭之行

葉君健

八月初，我接到波蘭文化協會的請帖，邀我去波蘭開世界文化人關於世界和平的討論會。該會的發起人是法國與波蘭的文化人。在法國方面，有巴黎大學的校長、及該校文法理三院的院長、畫家畢家索(Picasso)、科學家若黎奧．居里夫婦(Jaliot-Curie)、演員、音樂家、詩人共三十幾人。波蘭方面的發起人，也有三十幾人，都是波蘭的名教授、科學家及作家。波蘭文化協會，在請帖中特別附了一封長信，說蘇聯的當代的名科學家，國家學院的會員及作家，也都被邀請了；其意思是說我不應失掉這個機會去和蘇聯的文化人接觸，交換一些意見，因爲在一些其他的國際文化會議的場合，蘇聯人始終不曾參加過。的確，要打破『東歐』與『西歐』間的這道鐵牆，東歐與西歐間的文化人是應該集會，開誠佈公地討論威脅世界和平的根由的。但恰巧這時我正在修改我新完成的第六部英文小說。此書爲一長篇，一中斷便失掉了許多人物的線索，所以我只好辭謝了這個邀請。但到快要開會的前幾天，一倫敦的朋友打長途電話來，說無論如何忙，也得去參加這個會。大戰似乎就在眼前。每個從事嚴肅文化工作的人，都有義務來保衛文化和世界和平。同時我是從美洲及西歐這個地帶被請去的唯一的遠東作家，不出席似乎在道義上也說不過去。所以我在開會的前一天(八月廿四)便匆匆地和四十多位英國文化人坐波蘭政府的專機去波蘭。我在這兒要記的，便是我在這會議時和東歐各國的文化人所接觸及所見所聞。

英國被邀請的文化人，代表種種不同的政治色彩，有共產黨，自由思想主義者，保守黨，及天主教徒。著名的國際人物如生物學家赫胥黎(現任聯合國文教組織的主任)，干特伯黎教堂的主教 Johnston，『新政治家』週刊的主筆馬丁(Kingsley Martin)，前任聯合國糧食委員會的主席 John Boyd Orr 爵士，馬克主義季刊『新時代』的編者 Lewis 博士，以及各大學的名教授、作家、作曲家、導演家等，都去出席。這個陣容，可以說明參加這個國際文化人會議的人士，既不全是左傾，也不全是右傾。的確，如果參加的人都是清一色的相信一個政治信念，那末這個會實沒有開的必要。

廢墟上

開會的地點是在烏拉斯洛夫城(Wroslow)。我們的專機一降落以後，呈顯在我們眼前的是一片廢墟。我當時便覺得，這眞是世界智識份子討論和平最理想的一個地方。第二次大戰是因波蘭被侵而開始的。現在我們在這些廢墟上來討論如何防止第三次大戰是最適當也不過。可惜的是我們這些智識份子是一個手無寸鐵的階級。英國有許多代表認爲阿特里和貝文應該到此地來參加這會。後來一些美國的代表也認爲華爾街的那些買賣人也應該來此看看，但可惜的是，他們却非『智識份子』！

烏拉斯洛夫的原名爲Breslau，爲戰前德國東部的省份塞拉西亞(Silesia)的首都。此省原屬波蘭，後被割讓到德國。此次大戰後，蘇聯得到波蘭東部的省份，而波蘭就收回了此省作爲補償。這兒的德國人已被驅逐出境，現在的人口大部份是由波蘭東部遷移過來的波蘭人。但這兒的鄉村及城市都仍持有德國的風味。舊有的波蘭人仍講德文。但他們對於德國人的仇恨太深，因此常常裝做不懂德文。可是在這一部份的歐洲，英文完全不通行。所以有時在沒有辦法的時候，一些商店店員，飯館的堂倌等仍得和我們講德文，不過講的時候很害羞而已。

此地的房屋及道路雖然幾乎全部被戰火毀掉，新建築的東西却也不少。波蘭人似乎每個人都在忙，而且精神旺盛。我們一到(八月廿四日下午)，感到吃驚的是波蘭的糧食豐富。我們在晚餐時所吃的肉，比在英國兩個星期內所吃的還多。我有許多英國朋友看到盤子裏的食品，簡直望洋興嘆；因爲他們吃慣了英國戰時定量分配的東西，肚皮已經容納不下這些食物了。有一位名建築家當時居然就要吐起來。在晚上，我想看看波蘭人的消遣辦法。義大利羅馬大學的一位歷史教授(前任駐波蘭的大使)，帶我去參觀波蘭所流行的咖啡館。他是一位很風流瀟洒的學者。在一堆的廢墟的後面，我們尋到了一個酒店。店裏已經擠滿了工人和小商人式的人物。在約摸十一點鐘的時候，燈忽然暗了下來，悠揚的音樂也奏起來了，並且還有一位歌者對着廣播機唱起戀歌。吃酒的人都成雙成隊地舞起來。這兒的風味，遠勝於我在巴黎所見的一些咖啡店內的情況。巴黎的人總似乎有些病態，總似乎在心的深處藏得有些愁苦。而在這兒的人却似乎眞正興高采烈。我問我的朋友(他去年還在波蘭當大使)，波蘭人是否過去也是如此快樂。他說，波蘭人過去許多連溫飽都不夠，那還能來吃酒跳舞。近年來因爲波蘭的新政府大量從事建設，開了許多的國營民族工業，大家都有工做，並且能得到很好的工資，因此也就快樂起來了。

會議開了四天。參加的一共有五百人左右。每個人都有一段小小的故事：有的發明過新的機器或科學原理，有的寫過幾本小說，戲劇或詩歌，有的導演過片子，有的建築過摩天的巨廈，有的製造過動人的曲譜，有的在教堂內討論過人類的靈魂問題，有的在大學裏製造過許多『博士』，有的跑遍過世界各地，採訪人生的新聞。但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嚴肅的人生態度，追求眞理和人類的進步』。這個共同點，恐怕就是這些文化人被請的一個標準。就我這一行來說吧，我在會場中就不會碰到一個寫偵探小說，或風花雪月那一類東西的作家。

蘇聯作家

在會場中我恰巧坐在一羣蘇聯的文化人旁邊。碰碰蘇聯作家，是我來此赴會的動機之一，因爲在西歐決無機會碰到他們。我打開當天的波蘭畫報一看，發現了關於蘇聯作家赴會的報導，並且還看到他們的小照。最知名的有(一)寫靜靜的頓河的蕭洛霍夫，(二)法兌也夫，(三)列翁尼夫及(四)愛倫堡。他們的作品我在國內當學生的時候早就讀過。現在居然有機會見到他們，當然興奮。我於是便按圖索驥，依據照片來辯認他們的面孔。坐在我斜對面，是一位頭髮作銀色，目光灼灼，很像一個拳師的中年人。我們互相望了一陣，之後又微笑了一下。我知道他是法兌也夫。坐在我背後，一直不停地在抽着三種煙(紙煙，雪茄煙及煙斗)的是一個沉默的半老人。還是愛倫堡。我把他們的面孔弄清楚了後，便很想和他們談談。(在這兒大家都不須介紹)但後來我很失望地發現，他們都不能講外國語言；而我又不通俄文。只有愛倫堡能講法文。他是一個極爲和藹可親的人物，講話的時候，常常拉着你的手不放。我告訴他，說中國翻譯他的書不少。他說，『好吧，咱們吃了午飯後詳細談談中國的作家情形。』那知不到吃午飯時，會議上便起了爭論，大家忙得不堪，一直無機會坐下來閒談會議以外的事。

大會第一天的主席爲法國研究原子分析，曾得諾貝爾

科學獎金的若黎奧•居里夫人，她不知怎的安排法兌也夫作爲代表蘇聯的第一個發言人。法兌也夫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在蘇聯制度下長成的智識份子，對於西歐資本主義國家內的智識份子及文化，並不大了解（他不曾『留過洋』）。因之，在這種國際會議的場合，他似乎頗有點『鄉土氣』。他的態度是『敵人不投降，便消滅他！』他的用語是極富有戰鬥性和帶有強烈的『漫罵』意味（當然是對於資本主義國家內那些掀動戰爭的人而發的）。這篇演辭的結果，使那些在牛津和劍橋教養出來的學者和文人大驚失色。他們認爲法兌也夫有欠『文雅』和『公正』。後來居然有一位牛津大學的歷史教授Taylor先生，針對着法氏的演辭，作一篇理直氣壯的演講。其大意是：（一）歐洲的國家是英美的軍隊解放的。（二）英國曁起正義的旗，第一個對希特勒宣戰，而蘇聯却等到被侵後才宣戰。（三）法氏稱讚反法西斯的國家時爲何不提及南斯拉夫？要知南斯拉夫的遊擊隊曾作過極大的犧牲，死了兩百多萬人。（四）如果蘇聯講自由，爲何蘇聯不讓外國人到蘇聯去旅行？從這篇演辭，我們可以看到，會議頗弄得有點『感情用事』了。Taylor這位先生，在英國是以反對貝文的外交政策馳名的。在這兒，法氏的一篇『不文雅』的演講，激動了他的反感，使得他認爲『趣味不佳』，而作了一篇如此感情用事的反駁。但他就不曾想到，法氏雖然是一個名作家，却不曾受過牛津式的『紳士』教育：而且一直是隔離地住在蘇聯，根本不知道外面是一個怎麼樣子。愛倫堡在革命前是曾留學過巴黎，講一種西歐的語言，革命後又常以新聞記者的身份旅行西歐及美國各地，因之很了解資本主義國家的精神及文化。他根據法氏的本意，參以他對於資本主義國家文化的理解，作一長篇的補充性的演講。全場掌聲如雷。他講完後，大家一致起立對他致敬意。連Taylor先生也站立起來了，認爲他說的話有『學理』而非『謾罵』。然而這篇好的講辭，已經挽回不了局勢。會議中充滿了政治鬥爭的氣味。

這段小風波使我起了兩個感想。（一）蘇聯已經離開了孤立的階段。她不僅在政治上要影響世界，她在文化上也要影響世界。她應該讓她的文化人多多地和外面的文化人接觸，了解資本主義國家的文化，也使資本主義國家的人了解蘇聯的文化。『隔離』只有使誤解加深，因之更增加戰爭的可能性。（二）西歐國家的報紙所宣傳的東歐無言論自由，完全不可靠。在這兒，人們可以公開地批評政治和要人以及蘇聯。後來我到華沙。波蘭的國務總理請我們在政府晚會，我對一位波蘭政府的高級政治委員提起會議上的那段風波。我說，『像少數西歐的學者，對你們的偉大的鄰邦蘇聯作如此的批評，你們作主人的人不感覺很難爲情麼？』他說：『相反地，我們非常高興。一個會議如果沒有批評，那還成爲什麼會議？』

會議最後一天，大部份的時間花在討論一篇宣言上去了。這篇宣言當然是攻擊戰爭及那些正在準備第三次大戰的人的。在原則上，每一個追求進步的智識份子是同意的，但第四段有一句話，引起少數的英美代表不滿。這句話是：『歐洲和美洲的少數的人士，承繼有法西斯的傾向，正在想掀動戰爭。』這句話，在我看來是哀而不傷的。但我的幾位英美朋友却認爲欠『公正』。他們認爲這句子應改爲『歐洲和美國及蘇聯的少數的人士……』但蘇聯的代表竭力反對，說蘇聯沒有任何人承繼得有法西斯的傾向，因爲蘇聯根本是一個共產主義反法西斯的國家。這一番爭論的結果是決定由全體投票表決。讚成這宣言的有四百二十三票，反對的有十二票，棄權的有十票。這個宣言也許影響不了世界上任何的政治家，但牠代表一個傾向：卽全世界的智識份子（最低限度，歐美的智識份子），不管他們的政治傾向如何，是一致反對戰爭和製造戰爭的人的。

共產黨與宗教

從烏洛斯拉夫我坐汽車去華沙。路程一共須八小時。我坐汽車而不乘最快的火車，其目的是想看看波蘭的鄉村和田野，這是一個星期日，每個村鎭上的教堂都擠滿了做禮拜的人。教堂內擠不下，許多還站隊在教堂外面等待進去做禮拜。有時在大的村鎭，站隊的人伸展得有半里多路長。這眞使我驚奇得不得了。我從未曾夢想到，在『東歐』的國家內，人民的宗教心却是如此地盛。在『西歐』的國家，尤其是在英國及斯干迭那納維亞半島的國家，人民在星期日早上睡在床上休息，教堂內的人數總是寥若晨星。我不禁感到人生的滑稽。在西歐，大家總以爲自己是代表『基督教的文化和精神』。那知『基督教』的信仰却盛行在『東歐』，而不在西歐。我所經過的每個村落面前，都有一個小小的神社，裏面農民在耶穌的神像面前，每日供獻些鮮花，頗像中國種田人敬土地神一樣。這種熱忱的宗教信心，使我對於波蘭的共產黨政府懷疑。我隨身的繙譯是波蘭外交部的一個職員，能講法文和德文，他同時還是一個年青的共產黨員。我問他說：『你們共產黨素來認爲宗教是民衆的鴉片，但爲什麼你們的政府讓民衆這樣崇信上帝呢？』他的回答是：『當馬克思說宗教是民衆的鴉片時，那個時代却不同。那時教會與地主官僚來結合，共同剝削民衆。現在我們已到了建設時期，沒有地主官僚，教會也不能干政，只管宗教的事情，那末爲什麼不讓民衆自由相信宗教呢？事過境遷，我們不能夠有書呆子氣的看法。』他這話很有道理，引起我問他另一個問題。我說：『你自己也常去做禮拜麼？』他回答說：『當然咯。但我並不相信宗教。可是我年老的父母却相信得厲害。假如我不去偶爾做做禮拜，他們將會痛心難過死了。這種不必要的悲傷，在革命已到了建設時期的今日，應該避免，此外我的未婚妻也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天主教信徒。在我們結婚時，我恐怕還得在牧師面前去宣誓呢。作爲一個共產黨員，這固然是一樁不愉快的事體，但我却不能因了儀式的爭執而不和我可愛的未婚妻結婚呀！』他說完後大笑起來。我也同時大笑起來。他問我爲什麼笑。我說：『我想起敝國那些鬧家庭革命的人物，跟你們這些波蘭的老共一比，簡直是不近人情和學究氣了。』當然，我已經離開國家好幾年了。也許在共區內，這種『學究氣』現在已經沒有了。

波蘭的田地都劃得很小。這也許是過去封建制度的遺蹟。農民還是用馬和犂來耕田。我不曾看到一架曳引機。還跟西歐各國機械化的耕種相比，是落後得多了。我問我的繙譯，什麼時候波蘭可以高度工業化起來。他說：『恐怕要等好幾年才成。這次戰爭毀壞了的許多東西。我們要花好幾年的工夫才能慢慢恢復舊觀。之後才能談新的東西。』聽了他這話，我立卽了解爲什麼波蘭這類的國家渴望着世界和平。他們需要安靜休養元氣，從事建設。他們沒有力量作新的戰爭。只有像美國那些不曾直接受過敵人侵略的國家，才配談第三次大戰。（下期續完）

文化廣告
刊登觀察
效力最大
每期銷行六萬三千份
發行網遍及全國各地

激速轉舵下的美國對日政策

Japan: Full Speed Astern New Republic, August 9, 1948.

Mark Gayn

並沒有通知美國的人民，華盛頓已把推行了三年的對日政策完全翻案了。新的政策是以重建代替改革。

對日政策的翻案文章見於最近由陸軍部及國務院公佈的四項秘密文件。最早的對日政策是發表於日本投降後三星期杜魯門總統的聲明。這聲明經過重述和申說作爲由十一國所組織的遠東委員會在一九四六年三月給麥克阿瑟將軍的指令。這個文件裏主要原則是改造日本成爲民主國家。

實際上，這指令要使美國做一個在歷史上最大的翻造社會的角色。其中的目標之一是「鼓勵和支持日本自由主義的政治傾向。」華盛頓甚至批准日本人民用武力去破壞封建制度，祇要這項武力並不干涉盟軍的佔領。

但是，勝利之後八個月，翻造的熱心已經減退了。賑援和不安定對於執行佔領的人不太有利。戰犯的整肅阻礙了建立堅固和有秩序的政府。解散獨佔事業的命令阻礙了日本經濟的復原。在東京的軍官覺得另一戰爭業已在望，在日本推行社會改革的試驗是不合戰略上的需要的。

在華盛頓也發生了同樣的變化。阿契遜和麥克阿瑟間的齟齬在美蘇衝突的大題目下被遺忘了。國務院已挑定了日本作美國亞洲政策的中樞。而且美國的大商人開始壓迫政府採取「恢復日本的常態」政策。

對日政策轉變的信號在一九四六年已經看得到。日本工會的活動已加上了韁繩。美國的支柱撐住着動搖的保守內閣。這些內閣擱置了麥帥的土地改革命令，開脫了許多最著名的戰犯，瞞看億萬價值的日本軍火被埋藏，顛覆了所謂「復員局」，這一切美國熟視無睹，不加一點責罰。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七日鮑萊抵達東京。四個星期後，製下了過渡期間賠款方案。主要的是規定即刻拆運日本軍事工業去重建被日本所破壞的國家。基本的前提是戰後日本的工業祇能維持生計而不足以再度霸佔遠東的經濟。要達到這目的，日本的工業須回到一九三〇—三一年的水準，那時日本的經濟還是在和平的基礎上。

一個月一個月的過去了，標着要運出國的機器依舊在日本工廠和棧房裏存着。召集賠款會議的建議又遭蘇聯的反對，因爲它不願意討論從東北所搬走的機器。日本方面也亟力阻礙對於可以拆運的機器的調查。

反對鮑萊方案的人也在華盛頓出頭了。一九四六年年尾，當時陸軍部的助理部長裴特遜(Peterson)派了一個技術調查到日本，表面上的任務是調查充當賠款的工業的生產力。團長是F.H. Mc Graw Company的總理斯瑞克(Clifford S. Strike)，團員裏包括美國重要工程公司的代表。

不久，謠言傳到華盛頓，說是這個團體的興趣並不在怎樣去補充鮑萊方案，而是在指出鮑萊方案無法實行。一九四七年二月這個調查團回到美國，他們向陸軍部提出的建議差不多要把鮑萊方案全部推翻。

一九四七年四月，華盛頓召集了一個各院部的賠款會議。斯瑞克担任主席，實際上是軍部的發言人。在討論中，鮑萊調查團的代表們同意了許多對原案的修正。但是結果，新方案和舊方案在原則上大體還相合。美國還是要降低日本工業到不能使它霸佔亞洲經濟的水準。

但是到了一九四七年的夏天，陸軍部又和新設立的海外諮議局約定去調查日本工業。斯瑞克再去日本，名義是日本工業賠款調查的設計主任。這次調查的精神表示在他在一九四七年九月American雜誌上發表的「復仇是費錢的」一文中。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六，斯瑞克報告書——四項文件中的第三項——公布了。他主張不但在賠款問題上要把原來的政策加以翻案，而且對日本整個前途應當重予考慮。他更以同情於日本需要的理由，要求停止拆運日本工業設備，除了直接有關軍備製造的工廠。他特別建議日本應當保留生鐵、鋼錠、硫酸、球軸承、鍋爐、熱電發動機、造船和修船設備。他更辯護說，日本每年鋼鐵產量應當達到八百萬噸——比了日本戰時最高產額還要高。

「一個強大的日本工業」，這個報告書上說，「是一個潛在的強大武力。在我們看來，一個強大工業化的日本比了現在在這龐大人口的東亞維持着的這個不穩定和經濟失調的狀態更能促進和平和繁榮。」

賠款問題的翻案祇是美國對日政策轉變的一方面。更重要的風信旗是見於解散獨佔事業的問題上。

一九四六年三月遠東委員會給麥克阿瑟的秘密指令中說：「美國政府的目的是在鼓勵和表示贊同把生產工具和商業的收益和所有權儘量得到廣大的分配。你將要求日本公共機關提出一個計劃去解散日本工業和銀行獨佔組織或其他集中性的私人商業控制。」

在東京，這件工作似乎敷衍多於決心。盟總的反獨佔組被人稱作「保護獨佔事業會社」。一九四六年五月華盛頓命令盟總召集了一個會議商討如何整肅參預侵略的商人。會議裏大多數人却同意日本的商業巨頭是美國最好的盟友。

反獨佔政策的轉捩點是在我們在這裏要提到的第四項文件——FEC-230，這是美國國務院在一九四七年五月給遠東委員會要求同意的公文。這項文件中一個目標是保證解散日本的獨佔事業。有副本送給麥克阿瑟。

這個指令正在東京的衙門裏行動時，這齣日本戲劇中最主要的角色却上台了。他是德萊勃(William H. Draper)，陸軍部的次長，也是在假中的Dillon, Read and Company，一家投資銀行的總經理。他曾以少將銜做過克萊將軍（德國佔領區總督）的經濟顧問。美國在德國放寬反獨佔政策是出於此公的活動。一九四七年初秋，他第一次到達戰敗的日本。

德萊勃訪日回美之後的一段故事沒有人公開過。一九四七年十月陸軍部通知麥克阿瑟要求放寬已經放寬了的反獨佔政策。據東京的報導，和這通知同時還有一封德萊勃的上司，陸軍部長Royall私人的信件。

這個文件使麥克阿瑟很爲難。盟總已經根據FEC-230號指令制定了經濟分散法案，交給日本政府去向議會提出。取消這個法案將是件不體面的事。麥克阿瑟決定拒絕華盛頓陸軍部的建議，他而且加緊推動這法案。日本議會並不知道美國內部的爭執，曾阻撓這法案的通過，經麥帥堅持非通過了才准閉會後才屈服。

在華盛頓方面，國務院受不住陸軍部的壓力，向遠東委員會撤回了FEC-230文件，因爲要「重加研究」。到春天，德萊勃又以一個調查團團長的名義降臨日本。這個調查團來頭眞大，包括着霍夫曼（Studebaker Cor-

oration的總經理，後來是歐洲復興計劃的執行長）廖士頓（紐約化學化銀行及信託公司的主席）陸黎（美國國際貿易協會主席）。這個調查團的任務和以往的不同，他們不是來考察日本的改革而是關心於怎樣使日本恢復常態。他們和日本銀行，東京銀行，三菱（Mitsubishi）重工業和日本鋼管工業的巨頭討論怎樣復興日本，投資和經營的利潤等問題。

這個調查團工作結束後，德萊勃宣布他要建議美國援日五年方案，第一期（一九四八—四九年）貸款將在五億美元以上。

在公開的私人的談話中，這個團體的團員很明白的表示反獨佔政策應當停止，政府對商業的管制應當取消，賠款的數目應當減少，應當允許日本重建他們的商船噸位到戰前水準，公司利潤的稅則應當降低，工會活動應當加以限制。

德萊勃並不像在東京的那些軍官，他沒有提到把日本建立成反蘇軍事根據地。他堅持說援日方案祇是使日本能經濟自足，用以減低美國納稅人的負担。

東京的美國人方面立刻傳出反獨佔政策卽將告終。一個專門調查反獨佔法實施情形的委員會也很快的證實了這傳說。在五月裏，德萊勃所領導的團體，通過陸軍部，建議國會批准一億五千萬元的援日貸款。

東京銀行的公報很高興的說：「這年將是日本的綠燈年。」（綠燈是指前進的信號。）每日新聞（Mainichi）日本兩大日報之一，評論說：「日本在安定東方的地位上現在已經很正確的決定了。」日本時報，半官方的報紙，更說：「美國對日政策的轉變，以日本為亞洲的工廠，已給日本人民的希望。」

每一個人都同意，戰前的「分工」卽將恢復：亞洲其他各國出產原料，日本製造工業品，然後收取商業利潤。日本報紙的社論強迫着美國說出美國的新政策是否指日本可以恢復被戰敗所停止的貿易擴張。被整肅的許多商業領袖又從地下鑽出來，聚集在東京，等待他們恢復自由活動的日子。

沒有一個日本人認為美國政策的轉變會限於商業和賠款問題的。他們相信這新政策將解除一切麥帥在改革的名義下所加予日本的限制。戰爭是結束了，日本現在是美國的盟友了。

蘆田（Hitoshi Ashida）首相和他的閣僚開始討論修改美國所授意的勞工法。他們也建議從速解除生產、價格和利潤的管制。更胆敢的人竟要求修改新憲法，這憲法是麥帥親自參加起草的。

不成問題的，日本已想到重整軍備了。政府會在國會裏提出了一個建立海上保安局的法案，名義上是用來對付海盜和走私的。這法案建議成立一個包括潛水艇的袖珍海軍。為了憲法裏聲明放棄武裝，所以這法案聲明這並不是重建海軍的步驟。當太平洋各國聽見了這消息舉手驚詫時，美國很快的支持了日本的政府。

實際，這一切措置都是麥帥的部下所公布的改革方案的翻案。這位統帥却一言不發。佔領時期快將結束，宣傳美國目標的改變是不智的。發動種種改革指令的盟總，政治局已經形同虛設，意思是它的任務已經完成了。麥帥自己也希望離國十一年後凱旋回鄉了。

唯一被美國新政策引起了公開忿怒的是中國。在內戰和經濟無政府狀態中掙扎的中國人民用了不掩飾的恐懼正視着他們的鄰國。上海有一家報紙的社論曾說出代表性的批評：「美國已不顧遠東和平採取了扶植日本的政策。我們不反對維持日本人民生計的努力。我們所反對的是在維持日本人民生計的名義下有意的扶植日本地主、官僚、和軍閥的經濟地位。我們反對的是美國這種錯誤的政策。」

這個社論發表了不久，美國會對中國政府施用很強的壓力要求制止這種反對美國扶日的言論。但是中國人民的恐懼並沒有平復。最近中國各大學教授的抗議和學生的遊行，祇是對一個沒有改革而強大的日本深入而且真實的恐懼的一種表示罷了。

（觀察特約譯者譯）

編後

一、本期葉君健先生的這篇「波蘭之行」，是很難得的一篇有關東歐情形的通信。此文長達一萬二千字，限於篇幅，祇好分兩期刊完。

二、我們最近收到幾篇可以引起論辯的文字，上期已刊了樊弘先生的一篇「傳統的經濟學說何以竟成了阻礙中國進步的絆脚石？」此外還有潘光旦先生的「工業化與人格」和楊人楩先生的「再論自由主義的道路」兩文，卽將依次刊出。

三、五卷四期讀者投書欄刊載了同濟大學四位同學痛斥編者一函以後，有好幾位「半價定戶」來信表示不平，替編者辯護，並希望原函亦在投書欄發表。我們覺得我們今天主要的目標是想把我們的祖國弄好，我們應當集中我們全部的智慧、熱忱、和精力，向這個最主要的目標去努力，關於個人的一些無關緊要的得失毀譽，我們不必看得太重。所以一切替編者辯護的信，我們不想再刊，尙祈原諒。至於編者個人對於那幾位來信的先生，則表示由衷的感謝。（編者）

（上接二十頁）

『唉！我眞是老糊塗了！講了半天都是我的那個孩子的事，眞的我把您給忘了！我還沒問您這三四個月倒是往那兒去了？出外作買賣去了嗎？怎麼樣？掙了多少？』李大媽根本不知道張老三被抓的事。

「不是作買賣，我也是被抓去當兵了。後來他們看不中用，又放回來！我還得問您，我的孩子們都跑那兒去了？」張老三急於要知道他的一家大小的下落。

「您問我嗎？我也不大清楚。可是您的三個孩子可死得太慘了！不到一個半月一連氣兒全病死了！」

「怎麼？什麼病？」張老三聽了，腦殼子要崩裂似地靑筋在太陽穴上蠕動着。

「誰知道是什麼病！可是在您那院裏東屋住的那個女教員說的，大概是急性什麼炎吧！我眞說不好！」

「我的老婆呢？」

「張三嬸嗎？她走了！」

「往那兒去了？」

「到天津找你去了！」

「我不在天津啊！」

「可是人家都說你在天津作買賣呢！」

「她還回來不？」

「她把房子都退啦！還回來嗎？也許……」

「噢……」張老三眼前冒着金花，感覺着頭部沉重起來。他慢慢地走出了李大媽的屋子，毫無意識地又走出了她的院門。

「張三爺！您到那兒去？」李大媽趕了出來，問他。

「……」張老三沒有回答，蹣跚着走向大街去。

× × ×

自從張老三的二女失踪之後，不到半個月光景，天津報紙上登載着一段新聞。它寫着：『萬國橋下河飄女屍一名，經人打撈上來，懷中的身份證上姓氏已竟浸濕難辨，籍貫約略認出是安東，配偶姓名祇能看出是姓張，名不詳。』這條新聞佔的位置很小，沒有人去注意它。究竟是不是張老三的老婆呢？誰也不去操心這件渺小的問題。

至於張老三究竟還在北平不在？誰也不曉得。他是死了？還是活着？沒有人去關心。可是根據張老三所住的院子裏東屋那個女教員說，她確實在阜成門洞看見一個男屍，樣子很像張老三，穿着一件破舊的黃色襯衫同一條黑色的短褲，大約是肺病死的，也許是餓死的。當時有的鄰居們聽到他們這一家逃亡來的東北人死得這麼慘，都覺得心酸，可是不久也就淡忘了。不過有的鄰居們不相信這回事，他們覺得張老三是一個很結實的小夥子，他不會死，他還活着，活不下去也得活着，縱然繼續在逃亡！

濟南之戰

觀察特約記者

棋爭一着

（觀察南京通信）濟南終告失守！就山東全局看，就冀、晉、魯、豫、陝、甘聯繫看，就平津兩市及和遼東、山東兩半島軍略地理上和山東的關聯看，乃至就東北、西北與華北戰局的關聯看，濟南的得失，都是今天整個軍事棋局上有重大影響的一着棋。國共雙方，爭此一着。二十五日下午，當局舉行軍事會報，檢討魯中戰役，并將魯境戰事和遼西戰事加以詳盡研討。可能把綏東南地區、晉北地區、陝州地區、以及徐海蘇北地區各方面的軍事動向，作一綜合的研究。政府表示决心收復濟南，已派徐州剿總副總司令杜聿明率黃百韜兵團及邱清泉的第五軍兼程北進，接應久戰魯中戍守濟南突圍之師。勝敗本是兵家之常，而且雙方常是各有一套如意算盤，不過誰的算盤眞能算得巧，算得妙，算得準，「如意」便該誰屬。空算不能代替妙算，而妙算重在確切。軍事的棋局，并非一件易事。軍事重在制敵機先，「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已，可勝在敵」，孫子兵法的這一原理，至今看來，當仍不失爲現代軍事家可依據或參考的一種軍事邏輯。但吾人若一同顧，透視三年來的魯局，就會發現當局未能及時善用此一邏輯。濟南之失，頗值深思。

山東於勝利後劃爲國軍的第二綏靖區，（後又劃出兩綏靖區，司令部一設青島，一設兗州。前者司令官初爲現任蘇主席丁治磐現爲黃埔三期畢業之劉安祺，後者爲守衛兗州之李玉堂，黃埔一期），司令官王耀武，泰安人，出身黃埔三期。抗戰時期以戰功擢升頗速，江西靈渾戰役以後，不數稔卽以五十一師長而七十四軍長，而第五集團軍的總司令，而廿四集團軍總司令，而第四方面軍司令官。元戎之信任倚重可知。湘西之戰，戰績卓著，其基本軍七十四軍且有「輝煌」之號。王氏官至陸軍中將，勝利後，奉命入魯，綏靖桑梓，可謂人地兩宜。惜「富貴而歸故鄉」，常人難免有矜驕之思。前年秋冬，復拜命兼任魯主席，軍政大權，既集於一身，論理應可善爲配合，運用合一。但事實上未能如此。軍事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軍事，政略軍略，應有密切聯繫。「根據政略决定戰略」，而戰術須依據戰略以發揮戰鬥的力量，尤屬不易之理。王耀武固爲戰將，亦算名角，但他的文才學養和他的軍事知識及戰鬥經驗相距甚遠。所以綏魯三戰，主魯兩年，雖然雄心可嘉，苦心足憫，可是政績黔見。三年悠悠，以迄此次濟南之役，折將損兵，除東北不論外，幾爲全國各綏靖區之冠。在黃埔一期學生李良榮未任閩主席以前，黃埔學生出任封疆大吏者僅有二人，一爲吉林之梁華盛，一卽山東之王耀武。可惜兩人皆無功而敗。但魯局之變，不始於今日濟南一役，實見端於去年。易曰，「知幾其神乎」。當局似乎未能「知幾」，「制敵機先」。去春萊蕪吐絲口之役，二綏靖區副司令官李仙洲整七十三師（原爲七三軍）師長被俘，六十四師（原六四軍）師長韓鍊成剩百餘官兵，腿部負傷，僅以身免。去夏沂蒙山區孟良崮之役，整七十四師（原爲七四軍，王任軍長）師長張靈甫於彈盡援絕之後，自殺殉職。今年四月，魯東大戰，昌濰陷落，以驍勇著稱之專員兼區保安司令張天佐陣亡。同時九十六軍長陳金城亦被俘，卅五師長周慶祥則以「遺誤戎機」臨陣退縮，爲王免職，解京訊辦，於日前執行槍决。夏間兗州之戰，以當年堅守長沙官拜上將（記者按李玉堂爲黃埔學生第一個官拜陸軍上將，亦爲至今唯一的上將黃埔生）的李玉堂，竟亦不得不於軍事挫敗之後，隻身逃出滋陽。據聞王李以職權上的關係和資歷上的問題，雖有「山東三李一王」的雅號，恐亦未能做到守望相助，相忍爲國的地步。山東老派人士，中樞的魯籍官員，頗致憤慨。自魯南重鎭兗州易手以後，八十四師師長吳化文更成要人，以他所部戰鬥力的堅強，成爲駐魯中央嫡系軍隊中的巨擘。王耀武爲羈縻吳化文，力保吳補陳金城九六軍長之缺，仍兼八十四師長。事實上，在中央未能調遣新軍有生力量填補魯中罅隙以前，也只有吳化文可資倚畀。吳軍在濟南人民心目中業已成爲唯一的「魯中干城」。不過吳雖名爲軍長，實則僅有八十四一師兵力，三旅之衆，於馳援兗州時，又爲共軍吃掉了一個旅，所餘兩旅，卽被用爲拱衛濟南之師。軍駐崗山，實爲要衝，故當二十日左右，吳軍譁變，吳本人投共，霹靂一聲，內外震動。所以從人事上論濟南之局，這一着也該說是國方輸了。再回頭看年餘以來的山東軍事棋局：李仙洲韓濬陳金城諸將的被俘，是棋差一着，張靈甫的自殺又差一着，張天佐的戰死和周慶祥的退縮又差一着，李玉堂的戰敗鬱湮，更差一着。到了吳化文的投共，這一着就差得了不得了。全棋形勢，着着落後，子子落空，「由量變到質變」，最後碰上吳化文這一棋子，出了大岔子。棋局勝負，已非偶然，而最後一着，關係全局，昭然若揭。王耀武未能操此勝算，已非今日始矣！

得失之差

濟南的重要性在什麼地方，得失的關係多大？我們展讀地圖，不難一目瞭然。濟南是華北六省中，（東北九省不論）在內戰全局中第二個被共軍奪得的大省會。人們對於濟南之失，不由得不聯想到河南的開封。但開封不同濟南，開封之一失一得，難易間也不容與濟南等量齊觀。開封周圍盡屬平原，共軍打進開封前後的軍事佈置和使用的軍事力量和對濟南的攻取，是有差別的。國軍撤出開封以後，當時周圍的大軍如邱兵團，早已從容進入反攻地帶。其他部隊亦有不少待命隨時應援的。同時政府爲確保名城，轉移國際視聽，爭取「面子」，不惜使用大批空軍，不分晝夜，輪番轟炸，玉石俱焚，同歸於盡，亦所不惜。但現在對濟南恐不願如此，亦且不能如此。關於收復濟南的一點，原則上政府當然不會輕於翠置的。而且按一般軍略上講，今後半個月或三週間都，仍不失爲政府空陸並進，收復濟南的良好時機。一則共軍進入濟南，倘未站穩脚。二則九晝夜的苦攻死奪，人海戰術的軍力消耗，亦必可觀。三則軍實補給上還不能十分得心應手。四則國軍的有生力量可能還潛伏在濟南外圍的重要據點。五則今天國共雙方的力量雖大致相埒，裝備上亦近於相等，但共方沒有空軍而國軍在這一方面，佔有相當大的優勢。然而在軍事上，當敵我雙方力量相等，裝備相等的時候，勝負的判斷，就要看雙方戰略運用上的鬥法了。

就軍略地理的價值看，濟南比汴洛、比鄭州、比西安蘭州、乃至比保定，都有顯著的特點。這特點在於濟南兼河山之險，東西的高地和平原相稱。華北六省省會只有山西的太原可以與之相提并論。從軍事交通上看，它和徐州天津兩要衝聯結在一條綫上。南達京滬，北通平津，西貫冀晉豫陝，東鄰大海，北面又有黃河爲其天然屏障。山脈以太行爲基幹，所謂山東山西兩省之稱，卽係依太行山脈迤左迤右而劃分。踏過河北平原，基本上濟南正是與太原一脈相聯。太行綿亙徂徠，泰岱矗立於南，綿

延而成所謂沂蒙山區。這一地帶，歷作戰場，實得地形之賜。易守難攻，出沒其間，或隱或現，從心所欲。魯東爲邱陵地帶，膠濟鐵路由海濱以達魯中心臟，濟南、昌濰適居要衝。今春兩軍在此血戰，國軍終於失利，放棄此點，關係濟南之安危甚大。就軍事地理上推斷，卽知昌濰既爲共軍所有，則遲早必取濟南。而上月兗州不守以後，共軍對濟南的勢在必得，更爲明顯。當局高瞻遠矚，何以未能未雨綢繆，制敵機先，使人費解！山東又爲黃河流域的一大省份，濟南城北，濼口、鵲山、以及齊河、長清兩縣之所以成爲歷史上兵家取濟南佔山東必爭之地，卽因有黃河爲濟南的天險。所以濟南戰事還沒進入商埠市區以前，報載齊河是濟國軍陣地轉移，觀察家卽爲濟南捏一把汗了。山河天險，魯省會兼而有之，其有別於華北其他省會者，還待細論。山東有人口三千八百萬，漁鹽之利，煤礦之饒，據爲已有，利於佐作基地作持久戰。膠東之煙台、龍口、物產豐富不必說，軍實運輸，兵源接應，均爲理想的要塞。兩軍作戰，首重戰略智慧上的競賽，兵力裝備，固爲主要憑藉，而當地民心的向背，士氣的旺盛或萎靡，尤關成敗。中共在北中國開拓發展的過程中，除陝甘寧邊區外，當以在山東用的苦心最大，下的苦功最久。就一般講，山東人的稟賦氣質，在過去，泰半是偏於保守的，守分安命的。孔孟儒家的傳統思想，山東人因近水樓台，接受的程度或較他方人士爲深。新思潮，新學說，不太容易使他們欣然接受。但這一輩的好百姓，青年們，也最是有反抗「不合情理」的堅強性，而且一經接受了一種東西，或信仰了一種理想，便不容易改變，動搖。中國近代史上人民反帝運動表現得最直接了當，最痛快具體的例子，在山東人民的活動歷史上，也不難找到三四。遠者如響應洪楊之變，近者如反袁世凱出賣山東的廿一條亡國祕約，以及民十七五三慘案以後的普遍反日，這一切，所謂山東人民的優良傳統，中共從抗戰時期以迄今日，都把它十分重視，並且作了具體的研究和運用。「入海戰術」果如政府方面所傳之不虛，那末應該說這一戰術在山東表演得算是最有成績了，但何以山東老百姓竟那樣如醉如迷的不怕死，倒是一樁很值得玩味的事。記者不敢說共軍的勢力影響已竟在山東扎了根，但國軍在魯一連三年，何以沒有生根，這原因在那裏，本文不暇論及。

今後戰局

濟南戰役以後，戰局已進入一新階段。這一階段的軍事發展，不可能是雙方接近主力的決戰。要決戰麼，那還遠得很呢。再演一次豫東黃泛區的會戰麼？也不十分可能。這是雙方力量的問題，硬幹不得。共軍要取徐州麼？也是「可望而不可卽」。那末今後軍事的動向如何？戰局的重點在那裏呢？

今後的軍事動向，似應注視華北的全面和東北。兩年前，當陳辭修將軍擺東北九省司令長官出任東北行轅主任之役，他的一套方針是要收復東北，統一華北，穩定西北。他要收復魯東煙台，陝北延安，進而肅清冀晉魯豫的共軍，以統一華北的全面。中共的對策，恰和陳氏的一套針鋒相對，他們要統一東北，控制華北，動搖西北。因爲東北的版圖十九已入共軍掌握，所餘僅瀋、長、吉、錦、幾個最大據點了，假如進一步的吃掉國軍的主力，相機奪取大據點，卽可形成東北統一之局。在華北，他們企圖掌握着已得的小據點，向大據點作試探，目的，第一在吃掉國軍的力量，其次才是順水推舟，來拿地方。由小據點而大據點，最後則擴全力猛取大的省會。所謂動搖西北，也可說是擴大西北戰場，多開闢戰場，多牽掣國軍的兵力，開闢察綏戰場以連結晉陝戰場，開闢關中陝南戰場以呼應華中戰場。悠悠一年有半，陳將軍的妙計始終未能跑出他的錦囊。陳氏下台，何敬之歸國，出長國防，但軍事上走下坡的速度，以乎未因「行憲」組府，國防易長而減低。於今東北僅餘榆、錦、瀋、長，重鎮如石家莊、洛陽、先後變色。洛陽丟掉，繼以開封。開封收復未久，近日又失濟南。至於陝中黃龍之戰，大將劉戡嚴明戰殉！豫東會戰，師長李仲辛又以身殉，魯境戰事挫敗尤甚。這一切都在說明全局的變化。現在呢，遼西血戰方酣，綏東南大戰纔起，山東戰役雖似瀕於尾聲，但國軍似在準備收復失地，而徐州蚌埠，亦似大有戒備。此鬆彼緊，爾虞我詐。「秋季攻勢」，鑼鼓喧天，猜迷鬥智，各顯神通。當前戰局，客觀推測，大致可以歸納如次：

共軍主要企圖，目前第一着是鞏固山東，不使濟南變爲開封第二，次爲連結魯冀，攻取河北省會，連結保定石門。同時一方面配合遼西之戰，呼應攻略冀東走廊之軍，期能近逼津沽，連結魯北之德州。另一方面，以豫陝邊境之戰，圍繞陝州靈寶潼關之戰，牽掣國軍兵力，便於控制同蒲正太兩線，以重攻太原。至於豫東、蘇北、徐、海，非不欲取，但因上次黃泛區之戰，得不償失，目前並亦無此餘力，不容輕易發動。攻取徐州，應爲共軍過淮渡江應有先聲，威脅京滬，雖屬政略上心理作戰可採取的戰術，但共軍向不輕易冒險，故徐州會戰，言之尙早。惟爲保障統一山東，魯境安全，策動個別小部隊相機分途窺襲徐州外圍，不時折斷浦徐鐵路，極屬可能。青島地位在今日情形之下，極其特殊，共軍有所顧忌，暫時可以苟安。遼西之戰，可能爲共軍主攻，目的在於吃掉范漢傑兵團，取得錦州。如何演變，要看雙方力量的對比而定。在政府方面，必令范兵團堅守，因爲錦州有失，則關內外大勢立變，瀋長處境，當更顯得艱難。統一東北，控制華北，進而使兩北連成一氣，很像是中共所謂秋季攻勢中的如意算盤，目前綏東南之戰，甚或影響晉北察南，重燃戰火。但就上述的共軍企圖想，這一方面的戰事，恐怕是佯攻的意味多些。對此局勢，政府方面定必處處設防，時時提防，內肯自助，外有美援，一時或不致感覺棘手。

由於軍事形勢的轉變，當局最近對軍事人選上，會不會有一番更動或調遣呢？前綫上的戰將和戰區的主將，是不好輕自更調的。因爲「臨陣易將」，最爲不利，但加強華中區沿江要塞的防禦，增厚隴海浦徐兩綫及其兩側的實力，是可以想得到的。湘贛皖鄂的要塞，不久的將來會被人比做馬奇諾防線，這一種比喩雖不太合乎今天中國戰事的邏輯說法，但恐這樣想，或這樣打算，也不會絕無其人的。陳辭修將軍的宿疾，倘已告痊，則東山再起的希望似有可能，因爲當局的股肱之選，屈指可數。「重九」在卽，金陵之秋，今年確是有些蕭煞之象。紫金山上，登臨賦詩，煮酒論英雄時，想到北方抗戰名將於今又弱了一個，難免不有人爲此而歔欷。

（上接十八面）

鄧是一貫以擁護中樞自命的，劉文輝平日的一切措施，雖都是與中央的意旨與政策相反，可是也沒有力量去作共產黨作的事。所以中央派地方派的臭名雖遠播，政治方面的殺伐却也未能火熾。

八一九來了，王陵基也奉中樞的電召到南京去了。改組後，成都市場掀起幾陣狂潮，王陵基的大將任師爺（望南）同裔誠在此風暴怒潮中，所有的表現都是無才無能，於是成都的市場便整個被吞沒在「漲價」與「缺貨」的人爲波浪中，而這波浪一波蓋一波的向王陵基打來。弄得由南京匆遽趕回來的他，束手無策，只有打頭縮了進去，一面東支西吾的躲避，——一面又忙着爲任喬的錯誤辯護，也許這將演進成一項嚴重的摩擦鬥爭。至少已有幾項跡象可尋。第一、今日成都物價的不合理現象，確已證明是反王的人在作。第二、王陵基派隊武裝緝拿劉文輝駐軍營部的雅片，鐵械並捕去軍隊一整排人，並煙四千兩。第三、省參議會議長向傳義公開指稱王陵基無能。第四，地方勢力主辦的報，一再傳出王楊改任軍職的言論。但是結果如何，只有等下文分解了。

閻錫山的生死關頭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西安通信）民國史上的不倒翁，山西四十年來的統治者閻錫山，現在面臨生死的緊要關頭了。

「生存卽眞理，需要卽合法」，這是閻錫山在中國政治漩渦中能以獲有三十七年政治生命的秘訣。因此極端善變，能以迎合所謂潮流，不過萬變不離其宗，就是爲了他自己的生存與對山西的統治。他是中華民國的開國元勳，却接受過袁世凱帝制時山西都督的任命。北伐以前政治中心在北平，他看着當時北京政潮的起伏，處與每一個當權者周旋，保持他山西的王位。民國十三年國民黨改組以後，他雖然是老同盟會員，開始却在北方觀望，與馮玉祥、孫岳、岳維峻等雖同稱爲國民軍，仍保持自己的獨立。國民軍在河北失勢，馮玉祥的部隊西撤，孫岳一系的徐永昌等投奔了他。他與奉軍在雁北作過戰，後來出兵到平漢線，那就是有名的傅作義守涿州。十七年北伐時他是第三集團軍總司令，分兵兩路，一路沿平綏路至南口，一路突襲平漢西側之滿城下保定。因而得以和平接收平津，使晉系的勢力發展爲冀晉察綏四省。如此發展給了他一個大而新的衝動，使他對於全國政權感覺興味，一國之王優於山西之王，於是有十九年的擴大會議，及所謂閻馮對南京的大戰。那一戰以後，他就又縮回晉綏去了。民國廿四年，共軍自陝北入晉，他成立主張公道團，抗戰前夕又有犧盟會，抗戰進行中再組革命同志會，這些團會都是以山西爲目標，並不是全國性的，一個共同的特色，就是以閻錫山爲家長的封建組織。

閻錫山雖然統治了山西近四十年，但是他還不能算是全山西的領袖，因爲他是晉北五台人，所以他的任事用人都以五台爲中心，充其量不過是一些晉北人。農產豐富的晉南人始終是反閻，而他對於晉南人也特別壓抑，不使他們在省內抬頭。

水與油

抗戰初期閻錫山與中共方面的關係還算不錯，新軍事變以後兩方面的關係就壞起來。閻氏在晉西倡導的兵農合一政策，一方面爲了解決兵源糧源問題，另一方面也暗含着抵制中共在鄉村的土地政策。他那個政策隨着抗戰勝利從晉西帶到晉中，自稱曾收實效；然而爲此民怨沸騰，有產者不高興，無產者也不見得歡喜他。這種表面上進步而骨子裏保守的辦法，在執行上是容易漏洞百出的。亂棍打死人不知激起了多少人的憤怒與不平，突擊徵糧也不知道逼出了多少人命。閻氏說共軍是想用富人的錢，窮人的命來推翻政府，用的是以水覆舟的戰術。他也想用富人的錢和窮人的命來保護自己的政權；但是他自却變不成水，充其量不過漂在水面上的一層油，他不能同他的子民們融爲一體，因爲他還在保持着他自己的和自己的集團的利益。儘管口號漂亮，方法上看來進步，一切都沒有用的。他知道共軍在以水覆舟，却不能逃出被覆的命運，這正像每一個知道自己早晚必須死，而沒有方法使自己萬壽無疆是一樣的。

驚險的一幕

閻錫山是個多疑的人。外國人傳說他在理髮刮臉的時候，必須教一個衞兵實彈舉槍對着理髮匠的頭，以待理髮匠行兇時開槍。這個傳說據接近他的人說是絕對沒有的。不過他是警覺性過高的人，時常防備「僞裝份子」來侵襲他。在山西肅清僞裝的工作做得十分嚴厲，每日必須提供「攷慮的對象」，任何人都要被人懷疑着。雖然如此，僞裝却不曾肅清過，抗戰時期的新軍事變，固不必再講，就是這次的晉中作戰，也是吃了僞裝的虧，太原城也幾乎要被僞裝者率領共軍開進去。

山西重砲團團長蕭利鋒，做過閻錫山的祕書，是閻面前的紅人。這次在太谷榆次徐溝三角地區作戰，趙承綬帶着四個師不能突圍，據說就是他搞的鬼，有名的第十總隊裏的外籍兵也死了三四百人。最後他把趙承綬送到徐向前的司令部裏去。然後率領着四個步兵團和一部分砲兵開回太原來，途中遇到了逃回來的一個趙部師長韓春生，他在非常得意中並沒有看出韓師長來，而韓倒把他看得非常清楚。據說韓春生形貌甚陋，原來就不像一個師長的樣子。部隊被衝散以後，韓就戴上了一頂破草帽，裝成了担架兵，和另外一個人抬了一個傷兵從徐溝向太原走回來，路上看到蕭利鋒的情形不對，就百里重繭跑回太原，將蕭的情形對閻錫山報告了。當時太原城防十分空虛，蕭要帶兵四團來到，那城裏就一切都完了。閻急忙下令給在前方突圍回來的部隊，如果沒有本人的許可，絕對不準進警戒線。命令剛剛下達，蕭利鋒率領着四個團的兵力就到達汾河邊的洋灰橋頭了。蕭自稱率部突圍，趕回太原增強城防。警戒哨告以上項命令，並以電話向閻報告。閻又與蕭直接通話，大加安慰一番，告以暫將部隊在警戒線外集結整理一下，我卽派汽車接您，並派人攜慰勞品去慰勞突圍官兵。慰勞者攜帶輕重武器開來，將蕭利鋒的部隊監視在警戒線外，把蕭用汽車接回，嚴刑拷問了四天，蕭又供出了同謀者四十多人，同時在蕭的太原寓所中又捕獲了二十多個人，蕭在回到太原的第五天就被槍決了。這是晉中戰役，太原最驚險的一幕。

危城

太原所有的衞星據點，在晉中戰役中完全丟掉，只剩下一座危城，搖搖欲墜的擺在晉中盆地上。閻錫山坐在他的「還密深沉之館」中，開始非常着急，派楊愛源到南京請援，徐永昌傅作義也一度到太原去看他，援軍空運一部到幷，情況稍爲穩定以後，徐向前頓兵堅城之下，停止了他的攻擊，太原各工廠除了紙煙廠外，其餘一律繼續開工。據說徐向前對此非常感覺興趣，他認爲太原工廠的開工對他們是有利的，如果攻太原太急，工礦設備是會完全遭受破壞的。將來被圍困中的太原，最成問題的是軍糧與民食問題。空運增援部隊已經停止，閻錫山還是該軍糧問題不得解決，楊愛源二次晉京，據說不是請兵而是請糧。太原綏署還希望南京能按晉中會戰以前的名額發給他們糧餉。可是現在太原城內還有多少兵呢？一般估計也不過是五六萬人，五六萬人能否守住太原？現在是最後關頭了。

兩面

有一個無稽而近乎開玩笑的傳說，閻錫山向南京方面說，「這個局面我不能支持了，不過請總統攷慮一下，是我佔着太原好呢？還是教毛澤東徐向前佔着好呢？」另一方派人向延安表示「作戰我是認輸了，我準備將太原政權軍權交給南京政府，不過要請毛先生攷慮一下，是我住在太原好，還是我離開太原好。要再作戰、我老了，就住不下去了。」結果兩方面一致的答復他，表示還是請他住在太原好些。因此有人說別看太原危險萬分，閻錫山還會在太原安然的住下去。這種無稽的對閻錫山的樂觀說法，或許是不會太可靠的。

閻錫山時常教導他的部下，一個拳頭打出去，最好能夠打三面，至少也要能打兩面。但是他在口號上他却說要

打倒兩面人。這也是他「說甚不是甚作甚不務甚」的又一明證。在新軍事變時，他的部隊固損失了很多，另一方他却暗暗的歡喜道，「這樣也好，中央不會壓迫我太甚了。」

誰能承繼閻

太原糧食雖然萬分困難，一時還不至於像長春那樣嚴重，但其危險的程度却也並不減於長春。閻錫山多年來對部下控制甚嚴，現在却已經失去控制力量，這是爲閻打算，非常可慮的一件事。閻錫山也像其他的統制者一樣，一方面希望部下一致擁護他服從他，另一方面爲了便於控制，却又希望部下有些小派別，互相猜制着來向自己邀功邀寵。在山西軍政兩方面是不能合作的。楊愛源雖名爲副主任，實際上閻以下的軍權是由王靖國掌握着的。政治方面他一手培植起梁化之來，資淺權重，可與握軍權之王靖國相抗衡。王梁兩人非常不睦，這在山西是盡人皆知的事實。因此閻錫山要離開山西，找不出第二個人來可以統馭山西的軍政。至於已經離開山西的軍政人員，也沒有一個人可以回去接替他的，南京要是另外派人去，他的部下也未必能接受。而且凡是離開山西的人同閻在感情總有一點不愉快，因爲閻是最討厭部下出走的，他願他們有一天都能給他殉葬，他心裏才覺得痛快。

商震已經成爲軍事外交家了，還在東京沒有回山西的可能。徐永昌本就不是閻的嫡系，回去也沒有辦法。賈景德在山西空有地位，毫無實權。傅作義脫離山西以後曾向人發誓，只要閻先生在世一天我絕不回山西去負任何責任，以洗白我的脫離他並不是爲了搶位置。而且傅已經高陞爲華北剿匪總司令，也沒有屈就太原省督的道理。誰能回去替他呢？誰能給他辦善後呢？眞是教人內外給他想不出來。自古不知有多少英雄，頭腦機警，手段鋼強，結果把自己送到絕路上去。閻錫山是否夠得上一個英雄，姑不必計量，總之，他目前的處境是相當困難而危險的。

幹部與民衆

大可慮的是山西的幹部們，到今天他們身處危城中，信心已失，因之無法控制。晉中會戰殉職被俘的眷屬們沒方法安置，能使生者寒心。再加以省府裁員，把年老的不能當兵的裁掉。閻錫山想將他們連同殉職人員的眷屬一同送到綏西去開墾，天氣就冷了，他們到荒漠中去；無衣無食，難免不凍餓而死；再者加上飛機困難，讓他們怎樣走呢？他們看到最近被遣送的日僑，一卡車一卡車的送往機場，無代價的坐上飛機，笑逐顏開的說着感謝閻長官的話，他們眞是傷心極了。他們有的祖、父、子三代追隨着閻錫山，而落到反不如戰敗國日本僑俘的地位，那他們還有什麼心腸去爲他殉葬呢？幹部尙且如此，至於在平民經濟和兵農合一兩大政策下受苦的民衆，那就更不用說了。晉中作戰失敗得那樣的慘，一方面固然是運用上有錯誤，也吃了僞裝的虧，另一方面民心也是一個最大的問題。人民是水，善於以水覆舟的共軍，在山西新政策下，最容易使水成爲淹沒一切的洪流，閻錫山是否會遭覆舟滅頂之禍呢？看那年近古稀的山西老舵工，怎樣把舵張帆，渡過那波濤洶湧的險灘吧！

誰救山西

將來誰會救援山西呢？山西每次戰事緊張時，閻錫山總要電請胡宗南出兵援助。旅陝的山西同鄉們也總要嚶嚶一頓。胡宗南名義上是負晉南的責任的，但因兵力兩年來折損太大，是沒有力量向晉南出兵的。就是出兵晉南，也解決不了山西問題。三十師在這裏運去了四個團，那就是以前守過臨汾的部隊。太原只能在夾縫中生存，也只有在夾縫中日就乾枯。閻錫山雖生死關頭，也不曾忘記要根要錢。九月初他還對美聯社的記者史蒂塞莫薩表示，他最理解紅軍，絕不與他們合作，更否認有與共方物資交換的情形。他說，「我有信心守住太原，如果經合署能給我更多的援助，我相信情形會更好些。不僅可以保衛太原，而且可以收復多數失地。」

閻錫山要決心死守太原，自稱已經準備下毒藥，寧可吞毒自殺，也絕不做俘虜。

觀察通信

歡迎投稿

新書

中國在戥盤上

何永佶著

政治論文集 論文六十餘篇

二百六十頁 金圓一元四角

何永佶先生的文章，一向以別具風格著稱。他見常人之所未見，言常人之所不言，鑒空衡平，不落窠臼。年來議論政治，國人爭誦。本書收集何先生的政治論文六十餘篇，都二十萬言。評論的範圍極廣：由英美的政治談到中國的政治與政制，由對日和會談到中日合邦，由印度分治談到中國前途，由政治問題談到工業、金融、教育、文化各種問題。本書並集有何先生對政治協商會議逐日批評的論文三十四篇，對於政協所涉及的各種問題，均有深刻犀利的論見。要瞭解近年來中國政治的癥結以及關心中國國運前途的人，均須購讀。本書早已排竣，因何先生臨時有所增訂，所以遲至今日始能出版。

觀察叢書 1 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增訂四版業已付印） 張東蓀著（五角五分）

觀察叢書 2 政學罪言（再版） 潘光旦著（一元三角）

觀察叢書 3 唯物史觀精義（第五版業已付印） 吳恩裕著（四角）

觀察叢書 4 鄉土中國（四版） 費孝通著（六角）

觀察叢書 5 中國文化與現代化問題（再版） 吳世昌著（五角）

觀察叢書 6 英人法人中國人（三版） 儲安平著（六角）

觀察叢書 7 論雅俗共賞（三版） 朱自清著（六角）

觀察叢書 8 中國在戥盤上（新出） 何永佶著（一元四角）

觀察叢書 9 鄉土、重建（再版） 費孝通著（九角）

觀察叢書 10 紅毛長談（再版） 塔塔森著（四角五分）

郵掛包裝費：一本二分 二本三分 三本四分 以此類推

四川政局的暗潮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成都通信）就今日川康周遭局勢而論，青海黃正清軍隊攻佔松潘草地大部地區——餓洛土司轄地。西藏擬政打扎活佛再度噓出西藏的邊界是在打箭爐——康定。而中原共軍已吃掉四州兩員猛將康澤同郭××，下當陽威脅宜昌，逼垮潘文華，害得中央把孫震由鄭州拉下來，放上去抵擋這一股洪流。陝西的局勢也使得鄧錫侯不敢上席。在中央社傳出劉伯承伺機西進聲中，華鎣山土共四出攻襲，據政府公佈，已有若干縣鄉鎮長同縣議員叛變加入共軍，有若干縣縣長同警察局長戰死。（關於華鎣山土共事，數月前經本刊及其他報紙揭露後，中央同地方政府曾一再否認。）所以就川康兩省當局來說，他們應當勵精圖治，共同合作，不幸他們竟自反其道而行之。他們却日以繼夜的玩「兄弟鬩於牆」的老把戲。

摩擦分裂•由來已久

四川政海的人事摩擦，自民國成立以來，就沒有一天寧息過。以前這種摩擦同其解決的方法，所表現出的就是每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不停的內戰。今日鬥爭的方式，就是造謠中傷，向老闆處告密，或唆使或使用一切意想得到與意想不到的方式，來搗亂，來牽制。劉湘在時，倘能籠罩四川軍政兩閥的人物；他死後，所謂老二十一軍系同三軍系統（鄧、孫、劉）起爭鬥，就是老二十一軍系統下也裂開了。分贓的結果，唐式遵王陵基潘文華李其相孫震各得了一個集團軍，王纘緒得了省主席，鄧錫侯得了川康綏靖主任公署，劉文輝保了西康，並與潘文華分攬綏署副主任。後來因爲中央政府坐鎮四川，大家把王纘緒逼得請了病假後，省主席由蔣總統同張羣繼任了六七年，所以摩擦在高壓下，未得白熱化。直到去年王纘緒免省主席職，事實上的主席張羣也免了兼職，而由鄧錫侯繼任的時候，一切人事鬥爭就表面化了。四川地大物博，人多財富，好比一塊大肥肉，有那一個饕餮君子不想飾吞呢。當時覬覦這肥肉的，有前面所說那一批軍閥，只去了李其相，加上楊森，外添幾位黨國要人。但除了黃季陸與劉文輝外，其他均未能對鄧錫侯構成一種威脅，加上鄧錫侯對掌握他的考績的朱紹良毫不理睬，於是他丟了官；此中詳情，本刊前已有所報道，略了過去。

大團結已人去聲滅

鄧王之交替，許多幕內人同幕外人都感覺得是非常突然的。在鄧去王來中間，有着一段相當長的閒歇，自然許多人乘此局勢尚未明朗化的時候，各自努力選取。結果不少的人落了空。中央派來的是王陵基同楊森。參加鬥爭的人，有些人自然靜了下來，這些都是自認失敗的，他們不是無靠山而力弱，如唐式遵，就是自已有點不名譽的嗜好如新近在宜昌臨陣脫逃的某君，再不然就是曾偷雞不着，而蝕了本錢的黃季陸。而心不甘者也大有人在，因爲在他們想來，他們在地方上有雄厚的勢力，有錢又有槍，爲能讓兩個白手而來的人佔了上風。更何況有一批怕掉飯碗的大官小官以及議官可爲已用。於是鬥爭摩擦，繼續表演。但是殷鑒不遠，在鄧責鬥爭表面化兩敗俱傷之後，於是大家不得不採取新的鬥爭方式，把摩擦擠藏在深處進行。在王楊走馬上任之後，張羣爲了四川的面子同現中樞政府的前途與他個人勢力的增加，特在擱了相印之後，榮歸故里來幹旋和平，呼籲團結，他把王楊與王纘緒鄧錫侯劉文輝黃季陸等拉在一起，強調國家政治軍事之危急，前途之可慮，要大家努力合作，一心一惪的團結，以便安內攘外。自然在杯光酒香之中，個個也依樣葫蘆高唱團結，雖未指天誓日，其衷心誠懇的態度，足使張羣滿意而去。詎知團結一事也跟着它的主人飛去了。

他們是怎樣構釁的

王陵基上台時，帶來的人雖不多，但是霸佔的各主要行政部門都換了新人，使所謂三軍系統的人（三軍者指四川「統一」以前分佔成都的廿四、廿八、廿九三軍），意味着老二十一軍派復活了，就是他們重獲已十年的飯碗又在動搖了。許多人在位子上不自安起來，於是相率「辭職」，而王陵基都表示勉留，勉慰挽留其實都是假的，一俟他的人事斟酌好了，便拍拍的大刀闊斧的砍了下來，一下子的換縣長田糧處長。表現的頂縣是成都市長，他突然宣佈准李鐵夫辭職，而換上一個任職教育廳主任祕書的喬誠任市長，這一下得罪了劉文輝與鄧錫侯。進而逼得向傳義借病爲由請辭省參議會議長。

當初王陵基的對手方面給他的顏色，是針對他上台時向老百姓開的平物價的支票，而以大量金錢收購米油等主要物品而造成的物價暴張，以破壞人民對他的想望。這一點是作到了，當時確使一般老百姓覺得王陵基也不過如此。可是這項鬥爭未能持久下去，第一、王陵基控制各縣追收欠糧，運到成都來以官價平糶，貧民有赤貧配給米，一般市民有調節冲銷米，不但窮人有飯吃，就是寓戶也可以低於市價的價錢買米吃，因此囤米的人自已吃了惡果。第二、因受全國經濟情勢的影響，成都同整個四川的物價整整兩個月止張爲跌，直到八一九那天，聲減物價之比爲一比二點五。所以王陵基的威信雖失，其政治生命却延續了下去。於是變方的對立更嚴重起來。

「我們是代表民衆的」

劉文輝一直對王陵基進行經濟的鬥爭。等到鄧錫侯得了川陝邊鄂的任命，顧全了面子同來，於是又加上了政治的鬥爭。王陵基取而代之的是鄧錫侯前所統率的省府軍區保安兩司令部，自然要經過一番籌劃安插，小公務員們對自已的苦命只有怨天，更換的比例或許也要小一點，反抗也是沒用。只有自命爲「官高無比」的科長以上的會不服氣，而且雖欲對新的主人獻上幾個媚眼，也怕他不理睬，自然就人人思敬主，於是就心懷「怨」與「望」了。再加上王陵基的起用劉航琛稽祖佑彭煥章還一批，並給張聯芳鄧林才這般人以空閒名義，老二十一軍復活便成了時髦的挑撥竄，三軍系統的人就天天以此來黑王陵基濫用私人。

另一方面，王陵基上台時大叫要查省銀行的帳，要查穀款，這兩項都是由前任與省議員中之一部分份子分了的，所以省參議嚇了一大跳，趕快把幾通發向中央的挽鄧拒王的電文撤下，高呼擁王。畢竟他們都是前任支持上台的，又受了一陣虛驚，怨惧在心，就事事在議會中與王陵基搗蛋。如像最近一次大會，他們把省府交議的「大巴山設防」「全川民衆組訓」「徵實」三大議案擱下不議，天天彼此追逐副議長的缺位，一拖就是一月。在受了一頓「訓話」——王陵基奉中央命訓的，他們懷着恐懼的心情，來了一個議而不決，或是決議反對。

因爲王陵基天天向議會要兵要米，於是又一項奇怪的故事傳播開來。很多人說王陵基與楊森都是中央派來要四川老百姓的命的，他們是四川的奸細。而鄧錫侯的去職是爲了與中央力爭四川的減丁減糧丟了官的，所以鄧同劉文輝是代表地方的，是保護人民利益。我的天，四川再不要來一位保護人民利益的了，要不然，四川人會死得不明不白了。實在說來，中央派的王楊或是地方派的鄧劉，都是二而一一而二的，誰能人民利益的，不過稍有點分別，因爲四人中有一位還要用雅片煙來壽獨人民的。

說鄧劉是代表地方的與川民利益的話，傳得很遠，連南京有一家內幕新聞雜誌也提到過這話。其實我們要把這話改作如下的詞句，也可算是正確的，這就是說—鄧劉代表的是地方勢力的利益一。所謂地方勢力者就是指哥老，與中央政府無關的官僚同雜牌軍隊，非法營利的商人，他們支持選出的各級議員，土豪劣紳，甚至他們養起大小股土匪等等。

雙方鬥智的現階段

但是在今天的鄧劉那個敢明目張膽以反中央作爲倒王的號召呢？

（下接十五頁）

逃亡

汪銘

張老三是一個很結實的小夥子——就拿他帶着老婆同兩個不滿五歲的孩子，遠遠地從東北的安東逃到北平的事實，便可以證明他確實是一個很結實的小夥子了。他本來沒有錢，而且也沒有地。他在安東以趕馬車爲生。當國軍同共軍在安東作戰的時候，闊人們紛紛地逃出那個危險的城市，另覓安全的所在躲避。因此，天天有行李運到車站或飛機場的生意。張老三既是以趕馬車爲生，當然很賺了一筆錢。

以後，國軍撤退了，共軍進佔了安東。事前張老三本來不打算離開故鄉的；架不住親戚朋友的勸動，他也就活了心。最大的原因是聽說八路一過來，闊人就沒有了，而且有力氣的人必須去當兵。闊人一沒有，張老三還能賺誰的錢？更何況去當兵！當兵是要被人打死的，張老三倒是不怕沒有闊人；他所最怕的就是當兵，當了兵，老婆孩子便沒有人管了。他覺得如果眞的打日本鬼子，他倒是還樂意再度扮演一次抗日的角色；因爲他有過這種經驗；他曾經在抗日英雄鄧鐵梅手下當過一次小卒，跟日本小鬼子幹過一個時期。雖然爲時甚暫，可是總算替國家効過一次勞。不過彼時他還是一個光棍兒，沒有老婆，更談不到孩子。現在可就不同了：他不但有了老婆，而且有了比一個還多的孩子，全都依賴着他的血汗來生存。如果眞的八路過來，而且眞的要他去當兵的話，他覺得那是多麼難受的一件事！張老三雖然認不得幾個方塊字，可是『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見解，却在張老三的腦海裏是一個先入爲主的天經地義。於是乎他決定傾其所有，帶着老婆孩子逃出了他的可愛的故鄉——安東。

當然，張老三這一搬家，是需要相當的犧牲的；他不得不把他的一切零碎，統統抛棄。經過很長的跋涉，碰到許多的患難，好容易來到北平，可是沒想到北平的日子，竟是如此的難過；房子不好找，職業不好得，本想改行作生意的張老三，到了北平，已經是一無所有了，又怎麼能夠擺貨攤？他把他所僅有的被褥都賣了來應付房錢，再也沒有富餘拿出來作本錢的東西了。結果，他依然走到老路子上去——賣力氣吃飯。

他在沒有動身離開安東的時候，曾經對自己的老婆誇口地說：『到了北平，咱們可就要發財了。擺一個貨攤，我是買辦，你是售貨員，我們兩個人同甘共苦，無論如何，總比死守在家鄉的好，說不定碰巧一個好機會，咱們可就闊了。』張老三的老婆聽着很高興，而且幻想着歷代的皇上所在的地方當然容易掙錢。她却沒想到容易掙的地方，同時也就是容易花的所在；拚命地掙，趕不上小米麵拚命地漲。他們的希望，一天比一天地減低。他們也不想發財。他們祇求能夠維持最低限度的生存，就算了。可是眼看着這最低限度的生存，馬上就要發生問題！

問題的發生，的確很單純；既不是張老三的能力不夠，荒唐好玩；更不是張老三的老婆好吃懶作，愛擺譜兒；他們都很苦幹，能挨。惟一的問題是張老三的老婆又養了一個男孩。因爲小孩子吃奶的關係，張老三的老婆的飯量大增；同時張老三爲了要多掙幾個，不得不拚命地幹。賣力氣的主兒，就怕拚命地幹，這一拚命不要緊，胃口可就大敞門了，本來可以吃一斤小米麵就能飽的，現在非得斤半不可。他們兩人的飯量的增加，不但沒有給他們好感，反而使他們憂愁起來了。

『喂！小狗子他媽！怎麼咱們今天吃了這麼些？』張老三驚訝着。

『這怨誰？窮肚子沒掛油，可不得多吃！』老婆沒好氣地回答着。

『我不是嫌吃的多，我的意思是咱們的進項，總趕不上吃的，這可怎麼好？』張老三也有點不耐煩的神氣了。

『我說不來，你偏要來！你說北平是一塊寶地，我看你到了寶地，也沒得了寶！』

『唉！別說了！這是年頭兒趕的！也是咱們的命不濟；人家都得了寶飛去啦！剩下的咱們還在摸索！』

『摸索什麼？左右擋不了吃，夠吃的就不易！』

『對啊！你說的對，咱們也不盼什麼了！夠吃的，咱就念佛！』

『……』他們相互默然了一會兒。

『那輛車要是不賣，拿到北平來，現在也値兩個錢了！你說對不？』張老三又想起他在安東趕的那輛馬車來了。

『誰讓你賣的？』

『是呀！我自己賣的！要是不賣，咱們拿什麼來到北平？眞是越窮越吃虧！』

『你不說是到了北平就有法子嗎？』

『我還說到了北平，照那樣的馬車，咱們可以慢慢地再置它兩輛了呢！』

『別作夢啦！眼看就要挨餓，還盼着天上落餡餅！眞是他媽的沒有心！』張老三的老婆有點氣惱了，她始終是反對着跑到這麼遠的北平來的。

『……』張老三沒話了。

『人家跑，人家帶着一把子一把子金條跑！咱們跑，咱們帶着什麼？一把子窮骨頭！』

『得啦！得啦！別嘟嚷啦！怎麼說也比去當兵強，我要眞的去打杖，你們可怎麼活！』

『……』老婆沒有理他。

『這幾天說地面上要抓兵了！你知道嗎？』

『怎麼不知道！旁邊那院裏李大媽的兒子前天被抓去了，到現在還沒回來，聽說正託人辦着呢！』

『是嗎？李大媽不就是這麼一個兒子嗎？』

『人家說也許可以回來的，不過得花兩個錢兒吧！』

『咱們可眞得念佛，咱要不是幹拉三輪兒的，說什麼也得被抓的。地面上抓兵，是找那遊手好閑的傢伙抓。咱們拉着三輪兒，老總們看見也不好意思往下拉啊！你說對不？』

『你可得把眼神放活了點，這年頭兒可說不一定，就許不管誰都得抓！要緊的是躲着老總們走！』

『不用你囑咐，咱天天在外邊跑，什麼不懂，一看風頭不對，咱就下啦！還等到人家給抓住？你可眞把咱看扁啦！』

『……』

『……』

× × ×

以前張老三剛剛逃到北平的時候，物價的上漲，有如春天的溫暖的消失而慢慢地走進夏天的炎熱似地有步驟，所以他並不覺得難過；何況他又是初到北平，看什麼都生色，見什麼都新鮮。將來的一切，在張老三的腦海裏是充滿了無限的希望的。他認爲這個年頭兒不是常久的年頭兒，總有一天會好轉起來；而且北平又是寶地，寶地要是不好轉，那麼像他的那邊陲的故鄉，更是沒有法子好轉了。因此，他有時候覺得身子骨兒不大得勁兒，或是趕上大風大雨的天兒，就許歇它兩天；或者帶着他的六歲的大姑娘到天橋逛逛，看一場小玩藝兒什麼的，調劑一下，換換腦筋。

現在的張老三可不是那種看法了。他覺得物價的高漲

，有點像冬天的三九忽然一變而爲夏天的中伏似地沒有規律，頭天早上小米麵剛剛漲到八萬一斤，到了午後，又漲上去兩萬，睡過一夜，就是十五萬了。目前就是二十萬一斤，他的確有點兒心慌。他不但不像以前似地碰到大風大雨的天氣就歇車，反而遇到有個頭痛腦熱的時候，也得出車。不然的話，這一天全家的嚼穀，就沒有着落。他發現自己是走錯了路，不該自動地攜家帶口地逃亡到北平。他好像迷途的羔羊似的恍惑而不知所措，往東還是往西？朝南還是向北？前進還是後退？求生還是求死？四面八方都是恐怖的境界，他沒有方法可以脫離這個陷井式的生活；想爬而爬不起來，祇可任其所之地日益下沉了。

張老三核計着每半點鐘可以賺八萬，一天十二個鐘頭，可以賺一百九十萬，除了給車份三十萬，還可以剩一百六十萬；按現在的小米麵是廿萬一斤，全家每天吃四斤的話，不過八十萬就夠了；一百六十扣去八十，還富餘八十，他拿這八十萬交給麵舖子李掌櫃六十萬替他存起來，自已留下二十萬，作爲燈水以及零星的花費。每天六十萬的儲蓄，到了月底可得一千八百萬；按現在的麵粉的行市是每斤卅五萬，買它廿斤交房租，才不過花七百萬，豈不是還可以剩一千一嗎？要是打上利錢，起碼得有一千二百萬的富餘。他預算着滿好，可是他沒有想到壞的方面；在一天十二個鐘頭裏面，他是不是需要吃飯的時間呢？是不是每當完成前一個客人需要的路程之後而需要等候次一個客人來僱車的時間呢？是不是在疲乏的時候而需要稍息呢？如果把這些不得不需要的損失的時間減去的話，他就勢必在他的總收入——一百九十萬——裏面減少三成。這麼一來，張老三每天拚了命地幹，至多不過有一百三十萬的進項，也就僅僅夠全家的「吃」，至於燈水房租，以及修補褲褂的一切雜費，全都沒有着落；碰巧三輪兒出了毛病，還得給治；這一修理，起碼得十萬廿萬的，這筆損失，車主是規定好了由租車的主兒負担的，可是張老三也忘了打上這筆支出。他不肯細琢磨，同時也不敢細算，愈算愈糊塗，爽性不算了，隨它去，反正張老三是一個很結實的小夥子，有的是力氣，咱就拚吧！

×　×　×

張老三的心裏有數兒，一個人的力氣是有限度的。他覺得這個日子是一天比一天地難過，以前拉一天車所掙的，可以吃兩天。歇一天，拉一天是再舒服也沒有的了。現在呢，拉一天不夠一天吃的，一天一個現在，現在的困難，是必需要解决的，至於解决的辦法，除了狠命地跑而外，是再也想不出其他的辦法來了。他拉到地方，不等客人下車，就先留神着次一個客人的呼喚。他時刻準備着接了一位客人的車錢，馬上就會又拉上一位客人。他實行着『歇腿不歇磨』的辦法，艱苦地接邇着應付客人們的照顧。像這種樣子的幹法，別說是一個張老三，就算是十個，也得有一天累得躺下而幹不動了。何況又是一個飢一頓飽一頓的張老三？因此，他的力氣也就一天不如一天地壞下去；潛伏性的肺病，逐漸地明顯起來。他近來常常咳嗽；懸覺疲倦；胸部刺痛；肌肉日見消瘦而枯乾；精神比較萎縮了許多。他對於短道兒的生意，當然還可以支持，可是遠道兒就不敢去接受了。因爲怕客人們嫌慢的關係，祇好避重就輕地專拉短道兒。這麼一來，他的每天進項，可就更不如以前了！他時常恨着自己，怎麼就會一天比一天地不濟起來。他也未嘗不願意拚命地多拉幾趟兒，可是力氣不給他使喚了；跑不動還在其次，最艱堪的就是喘病，不由已地日見沉重！善良的客人們是不願意着着一個活人在受罪的，勢必下車另僱。狠心的客人們却不管那個，一定暴跳催逼，快上還要加快，使得他遍體汗淋，力盡氣絕，可是所得代步的價值却還不如下車另僱的良善客人爲豐。張老三爲了避免因顧客的憐憫而自生的內愧，以及因顧客的殘忍而自覺的悲苦，是不得不量力而接受生意的了，縱然因此而減少了他的收入。

×　×　×

地面上抓兵的事情，一天比一天地緊張起來，就連獨貧家庭生計的張老三，竟也不能逃出這種災難。有一天，張老三剛剛交了車，踏着疲乏的步子，走向自己的家門。經過西長安街的時候，他看見人們在四散奔逃；同時又看見一羣人們在那裏圍聚着，好像似瞧什麼熱鬧。他以爲又是鬧學生了。他喜歡看熱鬧，尤其是學生的熱鬧。學生們喊着的「反飢餓」可以給他解解悶兒。他也知道「喊」是沒有用的，無論如何，還得靠自己的血汗去換飯吃。可是他的內心的深處總像似同學生們所鬧的「反飢餓」在共鳴。因此，他是最喜歡看學生的熱鬧。於是他信步走向那一羣人們團聚的裏邊去了。從此張老三也就被認爲「散兵遊勇」之流而被老總們給抓去。

雖然，張老三一再地向老總們聲明自己是有職業的，而且又是獨負家庭生計的人，可是老總們始終認爲他是一件很好的傢伙，一個塡堵炮眼的材料，結果也沒有答應他的釋放的要求。他也就無可奈何地幹下去。本來張老三的肺病已經到了很嚴重的地步，再一經過三個月嚴刻的軍事訓練，更形沉重了。當開發前線補充的命令頒下的時候，張老三便病倒了。後來經過軍醫官的詳細診察之後，才曉得他確實是病得很厲害。他在那位好心的軍醫官的同情之下，終於被解役了。他高興得哭起來。他想到他的老婆同孩子們在這三個月裏不知道究竟是怎麼樣子活着。他急於要見到他們那副快活的迎接着自己同去的笑臉。他像似作了一場惡夢地醒轉過來。他覺得自己被解役的事眞是一件天賜的洪福。他認爲這件洪福一定會給他帶來將來的好運。他匆忙地收拾了自已的零碎，換去了軍服，穿上那位好心的軍醫官所賞給他的一件黃色襯衫同一條黑色短褲。他跳躂着走出那個軍訓的機關。他感覺到非常地輕鬆，好像似一隻鳥兒由籠子裏面被人家放出來似的輕鬆。他邁着大步子，一直奔向他的老婆同孩子們所住的房子去了。

×　×　×

「李大媽在家嗎？」

「誰呀？」

「我呀，張老三！」

「呦！我還當是保裏來人要什麼雜捐的呢！原來是張三爺！」李大媽走了出來。

「您這一程子好吧？您的少的出來了嗎？」張老三一面問着一面就走進了房間去。

「出來啦！我們那個孩子倒是沒有受什麼苦，進去不到七天就給放了。可是我的老存項算是花光了！您知道我的那一個金鐲子嗎？……賣了！賣的可慘了！五錢重才值一億多，聽說是叫人家給吃了！……唉！我也不心痛，總算咱們拿這筆錢換了一個活人回來，您說是不是？」李大媽嘴說不心痛，可是臉上帶着難受的神氣。

「怎麼花這麼多的錢？」

「唉！別提啦！咱們也不知道是怎麼回子事，保裏頭給代僱了一個人，頂替我們那個孩子去當兵，人家替咱孩子去死，您想人家還不吃上，再加上咱們也不得不謝謝替咱辦事的保裏頭的人們，就是這麼着花的。可是保長說我們還算是省了錢！您說這可往那兒說理去！」李大媽慣慨地敘述着。

「他們給僱的是誰啊？」

「誰知道？我也沒看見！」

「難道您也不去打聽打聽保裏把這筆錢交給誰了？」

「唉！打聽什麼！這年頭兒就是老百姓吃虧，咱不認頭，又怎麼樣！……」

「李大媽！我跟您打聽打聽，我們家裏的，她往那兒去了？」張老三自從進了屋子，始終沒有得着機會問這一句。他看見李大媽剛剛喘了一口氣，就不等她開口搶先間上去。（下接十三頁）